

高爾基選集
奧羅夫夫婦



上海雜誌公司印行



高爾基選集

奧羅夫夫婦

周寬譯

奧羅夫夫婦

一

幾乎每星期六，剛在晚餐前，商人彼託紐考夫的骯髒破舊的屋子都成了一個猛烈殺的襲擊的場所。從兩扇地下室窗子裏，傳出一個女人的可怕的尖叫聲到狹小的院落來，這院落被破舊頹壞的小屋環繞着，堆滿了各色各樣的廢物。

「別管我，別管我，你這魔鬼！」她高聲的尖叫着。

「那麼放開了我！」一個男子的較低的聲音回答。

「我不放你，你這壞蛋！你這惡棍！」

「住嘴，放開我！」

「你殺了我我也不放——我不放你！」

「甚麼，你不？那末嘗嘗這個吧，你這異教徒！」

「救命！他要殺我了！救命！」

「那麼你放開我？」

「你儘管打我。你這狗，直到你把我打死！」

「我在匆促之間不能這樣做——你還會遭到比打死更厲害的！」

每當聽到這類對話的頭幾句，畫匠索契珂夫的學徒塞加齊戚克，他一天到晚在這院落的一個小屋裏孜孜不倦地塗抹和調合顏料，便火速地跳起來，他的老鼠似的小黑眼睛閃着光芒，他盡力地叫喊，以致他的聲音響徹了院落——

「修靴匠奧羅夫家裏又吵起架來了。」

這位小齊戚克是一個各種奇遇和軼聞的熱烈愛好者。奧羅夫家一有紛糾發生，他就很快地跑到他們住宅的窗子那裏，俯伏下來，伸進他那玩皮的毛蓬蓬的頭和他那塗着朱

紅色的和赭石色的瘦削的臉龐，儘量地伸進這陰沉的地下室去，好奇地觀察着在黑暗潮濕的洞窟裏進行的一切，從那裏發出一種霉爛的靴匠蠟和酸臭的漿糊的氣味。在這洞窟的地板上可以看到兩個人影，在地上互相扭着打滾，呻吟和咒罵。

「那麼你要殺死我，」女人這時喘息着，帶着警告的透不過氣來的聲音。

「不要怕！」男人嘲弄地用一種被抑制的粗暴的聲調使她安心。

於是聽到落在甚麼柔軟東西上的沉重的擊聲；於是啜泣和嘆息，和一個好像正在使勁移動一件重物的男子的喘氣。

「把甚麼都毀壞了！現在他又痛打了她一下——用靴拔，」齊威克叫喊着；觀察着地下室裏在繼續進行的一切，同時，聚集攏來的衆人——脚夫留特欽珂，手風琴吹者吉斯略科夫，兩個裁縫學徒，和另外不取報酬的游藝的清客，——都性急地想從塞加那裏知道一些消息，一會扯扯他的腿，一會扯扯他那滿塗着顏色的褲子。

「哦，現在怎樣了？他這時在把她怎樣？」他們總是問。

「現在他騎跨在她身上，把她的鼻子打進地下去，」塞加說明着，他用了真正鑑賞

的心情去領會這戲劇中的每一動作。

衆人更擁近奧羅夫住宅的窗子了。他們燃燒着好奇心。想用自己的眼睛去看這場格鬥的所有的發展。而且，雖然他們熟知格里奇卡奧羅夫和他妻子作戰時的進攻與防禦的每一細節，但他們却總是露着同樣的駭異和驚奇。

「他可真是一個甚麼樣的魔鬼！他又在打她了，是不是，直到她皮破血流？」他們中間的一個問。

「她的鼻子已經滿是血了……在淌下來，」塞加報告他們。

「哦！哎呀！多可怕，他是怎樣個壞人呀！」有些女人充滿着同情地叫了起來。

男人們卻從一個更抽象的哲學的觀點來觀察這事件。

「他結果終會殺死她的，」他們說。

手風琴奏者用一種預言的語調評論着——

「他終有一天會拿一把小刀刺進她的身體；你們相信我的話吧。他常常打她會感到厭倦，終有一天他會在匆促之間了結一切的。」

「現在他已經放了她了，」塞加低聲說，從地上跳起來，像一個橡皮球似的跳到一邊。馬上他又在庭院的角落裏佔據了另外一個地位去觀察，因為他知道格里奇卡與羅夫快要出場了。

大部分的觀眾很迅速地走開去，因為他們並不希望和這盛怒的修靴匠碰面。現在爭鬥既已結束，格里奇卡在他們眼中就完全失去了興味，加以在這種情形之下碰見他，也不無危險。

結果，當奧羅夫從他的地下室出現的時候，院落裏除了塞加以外就差不多看不到一個人。艱難地呼吸着，他的襯衫撕破了。他的頭髮亂蓬蓬的，他那還在出汗和興奮的臉上有着新的抓痕，格里奇卡與羅夫用充滿血絲的眼睛疑惑地向院落的四周環視着。他背着手，慢慢地向一部破舊的雪車走去，那雪車斜靠在一所頹敗的堆羊毛的小屋的牆邊。有時他吹着口哨，向周圍投着恐嚇的眼光，好像他正在向全彼託紐考夫的屋子裏的居民挑戰似的。於是他坐在雪車上，用襯衫的袖子拭去他臉上的血痕。他一動也不動地默了許久，惡狠狠地望着對面屋子的牆壁，牆壁上灰泥已經剝落了，被畫匠索契珂夫的徒弟

口塗上了雜駁的顏色，他成了習慣，工作一完畢，就在這部分牆壁上把他們的畫筆弄乾淨。

修靴匠奧羅夫約莫有三十歲的光景。他在微黑，壯健，彫刻精美的臉飾以黑的鬚鬚，下面露出豐滿紅潤的嘴唇。在一個凸出的鼻子上面，兩道濃黑的眉毛緊鎖着，一雙不安的閃爍的眼睛從眉下面顯露出來。垂到前額的捲曲的頭髮一大鬃一大鬃地披在他的棕色的健壯的頸項後面。奧羅夫是中等身材，背稍微有點駝——他的特殊勞動的結果，——肌肉豐滿，血氣旺盛；但是現在他坐在雪車上，好像沉在一種遲鈍麻木的狀態裏，茫然地凝視着雜色的牆壁，他的呼吸帶着艱難的喘息和雪塵。

太陽已經不在院落裏了，那裏還瀰漫着一種朦朧晦闇的微光；油漆，墨油，酸腌菜和腐爛蔬菜的混合的氣味充塞在悶熱的傍晚的空氣中。從有兩層的住宅的窗子裏，傳來一陣歌聲和咒罵，響徹了院落，同時一個醉漢從角落裏把一個探詢的頭伸到窗外，在奧羅夫身上打量了一番，於是嘲弄地笑了一笑，便不見了。

到了修靴匠散工的時候了；他們打奧羅夫身邊走過，向他投以嘲弄的眼光，互相忌

味深長地使眼色，院落裏充滿了他們的珂斯特洛瑪士話的聲音。於是他們分手了——各走各的路，一個去洗澡，另一個去上酒店。

隨後，裁縫從二層樓走上庭院來；這些半穿着衣服的，兩腿彎曲的人們正在拿他們的畫匠伙伴的主話打趣。全院落又充滿了鬧聲，歡笑和戲謔。奧羅夫默默地坐在他的角落裏，沒有注意任何人。沒有誰走近他，沒有誰敢和他開玩笑，因為都知道在這個時候他是像一隻怒怒的野獸一般。

完全被陰鬱絕望的心情所支配，那好像壓在他胸上，悶塞了他的呼吸一樣，他生了根似地坐在那裏。

不時地，他的鼻孔脹起，他的嘴唇分開，露出兩排又大又黃的牙齒。一種不可解的難以形容的痛苦的感覺好像牢牢地抓住了他；紅色的小點在他的眼前搖幌。極度憂鬱的意識盤踞在他的腦裏，再加上一種對於伏特加酒的燃燒的渴望，他知道如果喝了一點點酒的時候，他一定會感覺輕快得多的，但是他羞於在天還亮的時候穿着撕破了的襪襖的衣服在街上走過，街上所有的人都認得他是格里哥立·奧羅夫修靴匠呢。他有自尊心，

不願拿自己當大家開玩笑的對象。但是他又不能回家去洗臉換衣，——因為在那裏，受他虐待的妻子正躺在地上流血，而他現在是無論如何也不肯去看她的。

在那裏，無疑地，她正在輪着呻吟，而他感覺得她是一個殉道者，他對她犯了千百次的罪了。這一切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也知道就她來說，他自己應受譴責的地方很多，這樣一想，就愈益增加了他對她的憎惡。一種漠然的但在支配的憤怒的感覺咬齧着他的靈魂，勝過了所有其他的感覺，同時一種無可慰藉的憂鬱壓着他的內心，他自覺地屈服於縈繞着他的沉重的苦痛，但對於苦痛，他找不出旁的治療法來，除了一品特伏特卡酒以外……

手風琴奏者吉斯略科夫走過院落。他穿着一件沒有袖子的絲絨便衣：一件紅綢襯衫和塞在長統襪裏的寬褲；脚上是光亮亮的皮靴。他腋下揀着他那打在綠色的包裹的手風琴，他把他的黑髭撩起，他的帽子裝模作樣地戴在一邊，他全部的容貌都閃耀着生的歡喜。奧羅夫歡喜他的輕快活潑，他的誠懇的樣子，和他的吹奏，他並且羨慕他那種無憂無慮的，愉悅的，隨便的生活。

「我迎接你，格里奇卡，榮耀的勝利者，從戰鬥中浴血歸來！」手風琴奏者戲謔似地叫着。

奧羅夫對於吉斯略科夫的戲謔並沒有生氣，雖然他聽到牠已經是第五十次了。他知道手風琴奏者並沒有惡意，不過是要跟他開一點兒小小的無傷的玩笑而已。

「哦，兄弟；你又演了普列夫納的腳色吧？」吉斯略科夫一壁問修靴匠，一壁在他面前站了一會。「呵！格里奇卡，你真是一個愛戀他的鄉下漢子呵！……跟我一道到有益於我們這些人的唯一的地方去吧……我們去共飲一杯吧！」

「還太早了呢，」奧羅夫反對，沒有移動他的頭。

「那末我懷着默默的渴望等待你！……」吉斯略科夫說着，走開去了。

一會兒過後，奧羅夫便尾隨着他走去。他剛一離開，便有一個矮胖女人的形體從地下室裏湧現出來。一條手巾繫紮在她的頭上，僅僅讓一隻眼睛和一片面頰可以看見；她步履蹣跚地走着，倚靠着牆壁，橫過院落，筆直地走到一會兒以前她丈夫坐着的地方，恰恰在同一地點上坐下。沒有誰看見她的出現驚奇，他們都看慣了，而且他們知道她將

坐在那裏，直到格里奇卡，喝醉了，懊悔了，從酒店回來，她走進了院落因爲地下室裏空氣太沉悶了，而且因爲她還得在格里奇卡酒醉歸去的時候引導他走。

階梯是很陡峭的，一半崩壞了；曾經有一次，當格里奇卡從酒店回來的時候，他摔了一交，折斷了他的手臂，以致他有兩個禮拜不能做工，於是她，爲了他們要活，不能不把他們所有的東西都當去。從那時以後，瑪特洛納便好好地看顧他。有時，這屋子的
一個居民會走來跟她說話；這多半是留特欽珂，一個退伍的，有鬚鬚的下士，一個很有見識的可尊貴的『小俄羅斯人』有着埋得光滑滑的頭和紫色的鼻子。

他坐下來，打了個呵欠，伸了伸懶腰，於是說道——「哦，你又挨了打嗎？」

「那干你甚麼事？」瑪特洛納用無情的語調回答。

「自然不干我的事！」『小俄羅斯人』說，於是兩人都沉默了一會。

瑪特洛納喘息着；好像甚麼東西塞了她的呼吸一般。

「想着你們兩個老是齟齬不清，多叫人惋惜呵！你不能把情形改變一下嗎？」『小俄羅斯人』又開口了。

「那是我們的事。」奧羅夫的妻子簡切地回答着。

「當然是！當然是你們的事……」留特欽珂同意地說，點了點頭，表示他在這一點上是完全和她一致的。

「你是甚麼用意？」瑪特洛納用憤怒的聲調繼續着說。

「啦！啦！啦！你怎麼這樣大的氣！你不讓人家對你說一句話！每當我看見你和格里奇卡的時候，我總是對自己說，他們是怎樣的一對啊！他們像兩條狗樣的互相咬弄着！你們兩人都應該每天挨兩次打，早晨和晚上——這樣也許打架的慾望會從你們腦裏敲出去吧。」於是他氣憤地走開去，瑪特洛納却高興了；留特欽珂企圖和她親昵，在這院落裏引起好幾次的閒言風說了；因此她爲他所惱怒，正如她爲每個干預她的事人的所惱怒一樣。

留特欽珂，雖然是上四十歲的年紀了，却邁着兵士的步子走到庭院的角落裏去，恰在這時，齊威克，那畫匠學徒，突然像滾球一樣地跑出來。

「她給毒頭你觸了罷，小叔叔！」她帶着少年老成的神氣對這位下土耳其話，狡獪地

向瑪特洛納的方向丟眼色。

「你會觸我的霉頭的，假如你不當心的話！你懂得嗎？」小俄羅斯人威嚇他，雖然他實際上正藏在他的鬍鬚後面笑着。他喜歡這個活潑的小孩，他是知道院落裏的一切祕密的，他實在樂於和他閒談。

「誰拿她都沒有辦法呢，」塞加接着說，並沒有注意留特欽珂的威嚇，繼續把他所知道的說出來。「瑪克西姆卡，那書匠，也試過來的——但是他吃了苦頭，得到了甚麼呢？……一記耳光……我親眼看見的……」

這個還未長成的，活潑的十二歲的小孩貪婪地，吸收了他生活周圍的一切污穢和邪惡，正如海棉吸飽浸着的水一樣；額上的纖細的皺紋表示了塞加齊威克是已經開始思想了。

院落裏漸漸地黑了。頭上展着一方塊深藍色的天空，繁星的微光在天上閃爍。這個四面圍以陡峭的牆壁的院落看去好像是一個深坑一樣，在這坑底，瑪特洛納的形體坐在一個角上，縮成一團，在挨了打之後休息，並等待她的酒醉了的丈夫的歸來……

二

奧羅夫夫婦結婚三年了。他們有過一個小孩，到一歲半就死掉了。他們都沒有爲這件事十分悲傷，因爲他們想他們不久又會得到一個，這樣地安慰自己。他們住的地下室是一間長大的，灰塵滿佈的房間，天花板上張滿了蛛網。緊靠門邊，正面朝着窗子，放着一個龐大的俄國式的爐灶。在軸和牆壁之間，一條狹窄的走廊通到一個四方形的房間，那裏，光線是從兩扇朝着院落的窗子裏來的。通過這窗，兩道朦朧的光線射進這潮濕，膠結，死一般寂靜的地下室來……生活在甚麼地方；在甚麼遼遠、遼遠的地方流過。在

這裏，在這個洞窟裏，祇有模糊的，沉重的聲音找着了入口，而且攙雜着院落的灰塵，用不成形的無色的波浪湧集在奧羅夫夫婦的心上。對着火爐，在飾以玫瑰花樣的褐色帷幔後面，擺着一張大的木做的雙重牀架；正對着牀，靠近對面牆壁，擺着一張桌子，奧羅夫夫婦就在這桌上喝茶吃飯，在牀和對面牆壁之間，在由兩行光線形成的框框裏，夫婦兩人坐下來工作。

螻蛄爬來爬去，細齧那把舊報紙黏貼在牆壁上的漿糊。蒼蠅在一切東西上面飛翔，發出憂鬱的營營聲；點綴着牠們所留下的污點的圖畫，襯着骯髒的綠色牆壁，顯得好像是暗色的吸墨紙一樣。

奧羅夫夫婦一天的工作在慣常的單調裏並沒有留下甚麼可願望的東西。馬特洛納在六點鐘起來，洗了臉便去預備暖壺；這個器具不止一次地在戰鬥方酣時挨了好些猛烈的狙擊，並且因此蓋滿了白鐵的補釘。當水在暖壺裏熱的時候。她已經把房間打掃乾淨了，準備好了早餐。於是她叫醒她丈夫來。到他起來洗臉時，暖壺已在桌上沸騰着；發出噼噼的聲音來。於是他們喝了茶，吃了整整一磅白麵包。格里哥立是個熟練工人，所以

從不曾沒有過工作。當他們在喝茶的時候，他分配這一天的工作；他做那需要熟手的比較精細的部分，他的妻子的部分是搓捻蠟線，完成一些不大需要熟練的工作。在早餐時候，他們也談到晚餐要吃些甚麼。在冬天，肚皮需要更多食物的時候，這倒是一個還算有趣的問題，但是在夏天，火爐爲了節省的原故僅僅於祭日和休假日生火，平常總是熄着的，他們大半是用冷食，喝汽水，鹹魚和洋葱輪流調換；有時他們在院落裏的鄰人的火爐上煮一片肉。早餐一完，他們就坐下工作，格里哥立跨在一塊蓋滿了碎皮的木頭上，瑪特洛納坐在他旁邊的一條矮凳上。起初他們總是默默的工作，他們有甚麼好談呢？有時他們也談幾句關於工作的話，隨後沈默又要統治半點鐘或半點以上的時間。錘子的敲擊和沉重的聲音相應，繩子穿過拉緊了的皮，發出尖銳的聲音來。格里哥立時常要打呵欠，而且在每一個呵欠之後大聲地把嘴閉上。瑪特洛納嘆息着，靜默下來。

常常地，奧羅夫唱起歌來；他有一個有力的金嗓子，而且唱得也不壞。歌詞在朗誦中從格里奇卡的整個胸膛裏疾速地，悽惋地傾吐出來，他們或則在大聲有力的哭泣中平靜地浮泛着，那憂鬱的聲音從地下室窗子裏傳到院落，瑪特洛納總是用一種柔弱的低音

隨着她的丈夫。於這樣的時候，兩個面孔總是帶着思慮的、憂愁的表情，而格里奇卡的眼睛也會漸漸地潤濕起來。他的妻子。沉浸在音樂的世界裏，在一種半意識的狀態中坐着，身體左右擺動；有時她會完全陶醉在音樂中，突然停頓在一個音節上，於是又徐徐地捲在她丈夫唱着的歌詞裏。在這樣的時候，兩個人都沒有覺到對方的存在；他們各自在把好像是他們那落落寡歡的生活的空虛和慘澹的東西傾吐出來，通過這歌詞，他們在替自己的半意識的感情和思想尋找發洩。時常，格里奇卡會突然訴說起來——

「噢！想一想我的生活，我的該詛咒的生——活吧！還有我靈魂上的創痛，那可詛咒的創痛！噢！這劇烈的創痛！噢！這創痛和憂傷……！」

但是瑪特洛納不愛這種訴說，她總是這樣反問他——

「你作甚麼像狗樣地號叫，在這到處是死亡的時候？」

他立刻憤怒地回答她——

「蠢傢伙！你懂得甚麼——像你這樣的爛草包？」

「哦，號吧，號下去吧，而且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就吠吧！」

「住嘴！我難道是個學徒，你現在要來教訓我嗎，呃？……你少管閒事！」

瑪特洛納看見他的兩眼憤怒地閃爍，他的頸上的青筋膨脹着。她沉默了一些時，不願意回答她丈夫的問話，他的憤怒像迸發時一樣快地消失了。她回轉頭去，這樣可以不碰見他那變爲了剛才所說的殘酷的話而充滿了愛和自責的眼睛。她沒有注意他的和解的信號，而且雖然忍耐不住地期待着他的微笑，她却恐怕他因爲她剛才和他鬥過嘴，而又發起脾氣來，嚇得全身都發抖了。但是帶着這種挑戰的心情對他坐着，眼看着他是怎樣渴望和她和解，在她却是一件愉快的事，這總像生活哩，這喚起了感情，使她的思想有了着落。

他們兩人都年青健壯，他們互相愛戀，互相誇耀，格里奇卡是那麼一個漂亮，誠實，強壯的漢子，瑪特洛納也是一個面貌清秀，灰色眼睛裏充滿溫熱同情的，矮小的女人；「一個好小女人」，如所有的鄰人所常常稱呼她的一樣。他們互相愛戀，但他們的生括是那麽單調和厭煩，那麽毫無深切的興趣和外來的影響，否則他們也許可能各自排遣一下，變變花樣——那是每個人心裏的自然的慾望，一句話，可能生活下去。這實際上

是一個心理學上的事實，男子和妻子，縱令他們有很高的文化教養，倘若沒有這麼一種內心的生活，這麼一種趣味，是一定不可避免地會漸漸互相厭倦和煩累的。假使奧羅夫夫婦生活有目的，就算是爲了聚積資本，白費氣力把錢一點一滴地積蓄起來——生活對於他們也一定會顯得輕鬆一些吧。但是事實上，他們連這個興趣都失掉了，要不然，他們之間也還有個聯繫。因爲老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他們已經漸漸地熟悉了彼此的每個動作，每個姿勢。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並沒有把什麼變化或刺激帶進他們的生活裏來。有時，在禮拜日，他們去看朋友，那些人的生活也正和他們的一樣貧困和空虛；有時朋友來看他們，喝酒，唱歌，互相毆打。於是又是單調灰暗的日子的無窮的連續。正如不可見的鎖鍊的鉗環一樣，使這些人的生活變成慘澹了，他們工作，倦怠，而沒有理由地彼此生氣。

「真是鬼生活！」格里奇卡時常說；「恰像着了魔一樣。生活給了我們有甚麼用？工作和疲倦；疲倦和工作……」於是他沉默了一會以後，他又神色惘然，兩眼向下地繼續着說——「是的，這是上帝的諭旨，我的母親要生出我來……所以訴苦也沒有用了！」

於是我學會了我的手藝……幹麼要這樣呢？……世界上沒有我，修靴匠也不夠了嗎……於是成了修靴匠了……以後又怎樣呢……這於我又有什麼好處呢？……我坐這洞窟裏縫紮靴子……不要多久我就會死了。城裏正流行着他們叫虎列拉的病……也許牠會找到我們……過後他們祇會說這麼一句——「曾經有一個格里哥立奧羅夫是作靴子的，得虎列拉死了。」……這有甚麼意思呢？幹麼我一定要生活，作靴子，然後死去呢？呢？」

馬特洛納默不作聲，當她丈夫用這種語調說話的時候，她總是被激惱着；她常常請求他不說這種話，因為這好像是在誹謗上帝一樣，上帝，他是最知道怎樣安排人們的生活的。有時，在不太過鬱悶的時候，她也會插一兩句富於常識的話——「你不要喝酒，這樣你就會生活得好一些，你不要拿這些思想來驚擾自己。別人生活着，也沒有訴苦；他們儲蓄錢，開店舖，久後就做了自己的主人。」

「別再瞎說了吧，你這蠢婆娘！」格里奇卡會怒聲叫道。「祇想一想，喝酒是我唯一的快樂，我不喝酒怎能夠生活呀？你說別人……請問，僅僅能夠自立的人，你知道多少？我在結婚以前不也是一個完全不同的人嗎？我老實對你說吧；給我這許多麻煩，使

我生活痛苦的，正是你呀……你這醜蛙！……」

瑪特洛納聽了這些話的時候感到自己受了委屈。她自然沒有說錯，他喝醉了的時候的確是暢快和謔得多。她所說的『別人』祇是她想像的產物。他在結婚以前快樂得多，有趣得多，溫和得多——那也是真話……現在他簡直變得好像一隻野獸一樣了……『我真是這樣地拖累他嗎？』瑪特洛納獨自思量着。她的心爲這個苦惱的思想而疼痛——她憐憫起他，也憐憫起自己來。她走向他去，含笑地凝望着他的眼睛，於是把她的頭輕輕地壓在他的胸上。

『現在你看！她找機會來媚我了，這小母牛……』格里奇卡咕嚕着，假裝着要把她推開。但是她十分知道他是不會那樣做的，於是更緊緊地壓着他。

於是他的眼睛會突然明亮起來；他會把工作丟在一旁，將她放在膝上，長長地熱烈地吻着她；同時深沉而低微地嘆息着，好像怕甚麼人聽見了一樣，他一面在她耳邊低聲說——

『噢，摩特立亞！我們像貓和狗樣地一道生活着……我們像野獸地互相扯打，作甚

麼要這樣呢？……這好像是我的命運一樣……好像每個人都是在某一個星宿底下生出來的，而那個星宿就是他的命運。」

但這個說明不過是可憐的慰藉，他把他的妻抱得更緊了，他陷在沉重的絕望的狀態裏。他們在朦朧的微光裏，被他們那地下室的人的氛圍氣環繞着，這樣地坐了許多時。馬特洛納祇是嘆息着，默不作聲。但有時，在這些幸福的瞬間，她不應受痛苦和毆打的回憶浮上她的心頭——於是她就會低聲地哭泣嗚咽起來。她的溫和責備打動了他，而他的撫愛也就更加熱烈了。但她儘在哀訴陳述，終於使他不能再忍受了。

「不再哭哭啼啼了吧！」他粗暴地叫着；「我打你的時候我恐怕比你還要痛苦一千倍……現在靜下來，不行嗎？假使一個人稍微對女人低一點頭的時候，她立刻就會來駕馭你。不再責備我了吧！一個爲生活所累的人能夠做甚麼呢？」

有時，他的心也會在她的眼淚的洪流和可憐的訴怨之下軟化。於是他就會卑微而沉思地說：

「我性情這樣壞，能夠做甚麼呢？我常常傷害你，那是確實的……我很知道你是世

界上唯一愛我的人，鑒則我好常常忘記了這個。但事情是這樣的，摩特立亞！有時好像我再也不忍看見你了……好像我永遠不再要你了。於是，這麼大的憤怒襲進了我的心，我恨不得把你和我自己撕成粉碎；而且你愈是對的，打你的慾望便愈強烈地在我的心裏生長。」

她不十分了解他說話是甚麼意思；但是他說話的那種悔悟的，充滿了愛的語調卻深深地感動了她。

「但願我們都好起來；但願我們慢慢地會合得來，」她說。「假使我們有個小孩，也許要好一點，……那樣我們就有點甚麼東西來疼愛，來惹起我們的興趣了，」她嘆了口氣地繼續着說。

「那末好，就生一個出來吧！」

「你老是這樣打我，我怎麼能夠生小孩呢？……老是打在我的身上和腰部上……祇要你不再常常這樣打我，就好了！……」

「一個人打人的時候怎麼能夠擇定妥當的地方呢？」

格里奇卡用喃喃的聲調竭力替自己辯解。「無論怎樣我不是一隻畜生！我不是爲了我的快樂這樣做，而祇是在那創痛襲擊我的時候——那時候我連自己也沒有辦法……」

「那創痛的感覺怎麼會襲擊你呢？」瑪特洛納憂鬱地問。

「你知道，這就是我的命運呀，摩特立亞，」格里奇卡用哲理推究着。「我的命運和我的性情。我比旁的人壞嗎？……比方說，比留特欽珂，那「小俄羅斯人」還要壞嗎？自然他生活得比我容易，並且也不知道這創痛是甚麼。他一個人在這世界上，沒有妻子，也沒有親戚……但是沒有你，我準會死去……是的，那個「小俄羅斯人」是夠幸福了；他吸着烟管，笑呵呵的，又暢快，又滿足，他纔真是個魔鬼呢！……但是我卻不能像那個樣子生活……我一定是生下來就帶着靈魂上的不安定，而且天生成那麼一種性情。留特欽珂的性情恰像一根筆直的棍子；我的却像彈簧；稍微加一點壓力在上面，就會使得牠彈動起來……比方說，我沿着街走過，看見四面是美麗的東西——而這些東西卻沒有一件是屬於我的。這就使我感到受了傷害。那「小俄羅斯人」，他是完全不需要這些東西的。但我一想到這個就生氣了；這滿嘴鬚鬚的傢伙怎麼這樣完全沒有需要，而

我却……唉！我連自己需要甚麼都不知道……我要得到一切東西，是的，一切東西！但我却坐在這洞窟裏，從朝到晚地工作着，這一切都得不到結果。我們同坐在這裏，你和我，你，我的妻……這一切有甚麼好處呢？他有什麼東西給我快樂呢？你是一個女人，和所有其他的女人一樣。你不能給我甚麼新奇的東西；我知道你頂清楚了。我甚至知道你明天會怎樣打噴嚏。我知道得這樣清楚，因為我以前聽你打同樣的噴嚏，有千百次了……我在這樣的生活中能找到甚麼興趣呢？這就是我所缺乏的——生活的興趣。是的……這就是爲甚麼我要上酒店的理由，因爲在那裏要快樂得多……」

『這樣說，你幹麼要結婚呢？』瑪特洛納問。

『幹麼？』格里奇卡嘲弄地反問。『鬼纔知道幹麼！我常常說我不應當這樣做的。我倒是應當加入流浪人的隊伍的，在那裏面，我會挨着餓，但我却是自由的！你可以隨便到什麼地方去……整個的世界展開在你的前面！』

『那末去罷……讓我自由吧！』瑪特洛納叫道，好容易纔忍住了嗚咽。

『那末你到甚麼地方去？』格里奇卡帶着惱怒的興趣問。

「那是我自己的事！」

「甚麼地方？」他對她叫，野性的仇恨從他的眼睛裏閃耀。

「不要這樣叫；我不怕你。」

「你已經跟旁的甚麼人勾搭上了嗎？……快說出來！」

「就讓我走吧！」

「我讓你走到甚麼地方去？」格里奇卡繼續叫着。

他把她的頭巾扯下來，狂怒地抓住她的頭髮。他的毆打引起了她全部的反抗精神，和她的拚命；這種憤怒的感情給了她真正的快樂，使靈魂上的每個纖維都在顫動。不用幾句和解的話把他的妒火熄滅，她反而在火上加油，她用一種特別意味深長的微笑對他笑着。他的憤怒使更加猛烈了，他毫不留情地毆打她。

但是在夜裏，當她帶着被打傷被虐待的身體躺在他旁邊呻吟的時候，他會從眼角裏望着她，沉重地嘆着氣。他的良心使他不安，他感到一種痛苦的羞惡之感，當他覺察到他沒有半點根據要嫉妬，而他竟毫無理由地又把她的妻子打了一頓的時候。

「現在，不再嗚咽了吧！」他用悔悟的語調說。「我有這樣的性格，這難道是我的過錯嗎？……這都是你的不好……你不平心靜氣地對我說，反而激怒我。甚麼東西在使得你這樣子做呢？」

她沒有回答，雖然她十分明白她爲什麼要這樣做。她知道她在期望着那憐惜而熱烈的愛撫，他是用這個來保證她的饒恕的。爲了這愛撫，她寧願讓自己每天挨打，打得皮破血流，她在對這種和好的歡樂的唯一的期待中流了不少寶貴的眼淚。

「現在你感覺得怎樣？來，靜下罷，摩特立亞！來，我的寶貝，饒恕我嗎？……就饒恕我吧！」

他一面摩撫她的頭髮，輕柔地吻着她，一面帶着感蝕了他的靈魂的苦痛磨着牙齒。他們房間的窗子敞開着，但是天空却隱在鄰舍的厚牆後面，在這地下室裏，照例是陰暗，潮濕，和膠黏的。

「噢！這種生活；這簡直是牢獄！」格里奇卡低聲說，不能把壓在他心上的一切痛苦用言語表達出來。「這一切那是由於我們住的這個洞窟，摩特立亞！我們作什麼要跌

在這裏呢？……我們真像活埋了一樣！」

「那末，我們搬到旁的住宅去吧，」摩特立亞哭泣着說，把他的話當了真。

「不是那樣，親愛地……我的意思不完全是那樣……因為即使我們住在真樓上，我們也還是住在洞窟裏，一切也還是老樣子！這不祇是住宅……我們整個的生活像一個洞窟一樣……」

馬特洛納開始考慮他的話，而終於這樣地說，「但願我們變好起來……但願我們合得來。」

「是的，但願情形變好起來……你時常這麼說的。倒也並不見得是這樣呢，摩特立亞……我們吵架的次數越來越多了。」

摩特立亞不能否認這個。她不挨打的時間愈縮愈短了，格里奇卡常常在禮拜六絕早就挑起釁來。他會這樣開口——

「今天晚上，我一完工，就要上對面酒店去，我要痛飲一番！」

摩特立亞把眼睛避開，一聲不響。

「你不說什麼話嗎？好的，好的，最好不作聲……你最好這樣！」他威脅地加說。快到晚邊的時候，他便變得更加暴躁了。他三番四復地對她說，他一定要大醉一場。他知道得太清楚她聽了這些話會怎樣難過，他注意了如怎樣在固執的沉默中，灰色眼睛裏閃着冷的光輝，孜孜不倦地在地下室裏做事；而這就使得他更加生氣了。

晚間，寒加齊威克，這院落裏的居民的災禍的迪報者，又可以報告奧羅夫家裏發生的另一場爭鬥了。

當格里奇卡把他的妻子打得青紅紫綠了的時候，他有時整整的一個晚上不見面，甚至到禮拜日還不回來。最後，他回到家來，滿身污濁，兩眼血紅。瑪特洛納總是默默地迎接他，帶着嚴厲的表情，但又充滿了祕密的憐惜。她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他最喜歡喝一杯酒，她已經給他預備了一瓶伏特加。

「來，倒一杯酒給我吧！」他噁聲地叫，於是嚥下兩杯之後，他便坐下工作起來。那一整天他就娶為良心的呵責所苦，那常常是那樣的嚴厲和苦痛，他自己都不能夠忍受了。他把工作拋下，口裏說着激烈自責的話，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或是索性倒在牀

上。摩特立亞讓他慢慢地不再受悔恨的襲擊，於是他們又和好起來。

起初，這種和解除充滿着溫柔和甜蜜，但是過後這種快樂就完全消失了，他們和好起來，祇是因為要整整一個禮拜——就是說，要到下個禮拜六——彼此不說一句話，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你真要拿那伏特加把你自己完全毀了嗎？」摩特立亞嘆着氣。

「這是可能的，」格里奇卡回答，向一邊睡着，帶着一個無論毀了自己沒有，都不在意的人的神氣。「你終會從我這裏逃走的？……」他常是這樣繼續着說，把未來的圖書誇張起來，搜索般地望入她的眼睛裏。

每當他這麼說的時候，她便把她眼光轉向下面，這樣有好些時候了；雖然起初她從不曾這樣。格里奇卡當他注意到這個的時候，便威脅地繃着眉，不祥地磨着他的牙齒。實際上，馬特洛納正在想盡方法使他回轉心來。她去訪問算命者和女巫，把各種各樣的符籙帶回來，都為的是要達到這個目的。當這一切都不生效果的時候，她便出錢給殉道者聖波立飛士，那守護神做了個彌撒；在做彌撒時，她一逕跪在教堂的黑角落裏，傷心

地哭泣着，她的發抖的嘴唇一面在無言的祈禱中移動。

但是她的心卻漸漸地被一種對格里奇卡的冷酷的怨恨的感情所支配，那在她的心中喚起了狠毒的念頭。她漸漸地不憐憫這個人了，這個人，在三年前，以他那快樂的笑和愛情的言辭，曾經給與了她全部的生活以這麼多的快樂和歡愉……這兩個心裏都無惡意的人之子，一天又一天地，這樣生活下去；同時他們帶着命定論的單純，等待甚麼事情發生，來打破和驅除他們現在的無意義的，而又可怕的生活。

三

一個星期一的早晨，恰在奧羅夫夫婦吃過早餐的時候，在他們那看去不順眼的住宅的門口出現了一個身體魁梧的警長。格里奇卡與羅夫從他的座位上驚跳起來，瞥見了他妻子的驚愕和譴責的眼色，徒勞地想要把過去幾天的事情回憶到他那遲鈍的腦子裏來。瑪特洛納用表出了不安的責備的眼色注視着他。在固執的沉默中，雖然滿佈了恐懼的期待，格里奇卡終於把他的憂慮的眼睛轉向這意外的客人。

「這邊！走下來！」警長對一個正跟在他後面走下來的人叫着。

「這裏黑得真夠像個墓穴！……這個商人彼特紐考夫的房子是怎樣的一個鬼洞呵！」說這話的是一種年青的，愉快的聲音。

警長踱到一邊去，於是，用了敏捷的步伐，一個穿白外衣的醫學生走進奧羅夫夫婦的住宅來，帽子拿在他的手裏。他的頭理得光滑滑的他的額角生得很高，而且曬得黑黑的；他有一雙愉快的褐色的眼睛，那笑意透過他的眼鏡。

「早安！」他用他那還是年青的高音叫着。「我很榮幸地把我自己介紹給你；我是衛生會的會員。我是來探問你們這裏的生活情形的，而且正要報告你們呼吸的是怎樣一種空氣……這真是怪難受的空氣呀！」

奧羅夫呼吸得自在些了，一種安心的神色掠過他的面孔。從最初的一瞬間起，這醫學生，帶着他那喧鬧的爽直的氣習，就使他高興；這健康的年青的臉龐，兩頰和下頰上覆着美麗柔軟的頭髮，好像有些那麼親切和藹的東西在裏面。這年青人的清新的自白的大笑給奧羅夫夫婦的地下室帶進了明朗和光輝。

「現在，我的好人，」停了一會，這醫學生繼續說：「你得把那潑水桶倒得勤些，

因爲這可怕的氣味都是從那裏發出來的。我要勸告你，我的好嫂嫂，把氈洗刷得勤些，放點漂白粉在房間角上。這可以使空氣清潔，而且這是對於潮濕的一種很好的防禦。至於你，我的好伙計——你臉色爲甚麼這樣難看？」他轉向奧羅夫，突然抓住了他的手，診察他的脈搏。醫學生十分果斷的態度使奧羅夫夫婦銘感到這樣的程度，他們一下子倒給呆住了。馬特洛納勉強地微笑着，默默地望着他，同時格里哥立也好像因爲看了這坦白的年青美麗的臉而感到心神愉快了。

「哦，你的胃感到怎樣？」醫學生問。「你儘可以對我直率地講，不要大驚小怪……你知道，這是一個生死的問題……假如有甚麼不好過，我們可以取報酬地用些檸檬酸鹽的藥品之類來替你醫治，你不到幾天就會好了。」

「我們不能夠訴苦；我們還算健康，」格里哥立微笑着說。「要是我看上去不大健康，那也是不足爲奇的——老實說，是昨晚多喝了一些酒……」

「那是我早就猜到了的，因爲我的鼻子這樣告訴了我……自然祇是多喝了一小杯，也許祇是半杯的樣子？」

格里奇卡聽了說這話的滑稽的語調，並注視了同時做出來的狡詐的怪相的時候，他忍俊不住了；於是他突然迸發出一陣溫厚的大笑來。瑪特洛納也掩在圍裙後面微笑。醫學生起初也陪着他們笑，然後換了一付比較嚴肅的表情。當他臉上的線條變換了的時
候，他就顯得比以前更坦白和正直了。

「一個做工的人常常喝一杯酒——那原是很對的，」他說。「不過像我剛才所說，這一定得有其節制，而且現在這個時候，最好是完全不喝酒。你聽到現在城裏正在鬧着的流行病嗎？」

於是臉上帶着嚴肅的表情，他開始對奧羅夫夫婦講述虎列拉，以及抵制牠的方法；竭力把話說得儘清楚儘簡單。他一面說話，一面忙碌地察看房間，用他的手摸摸牆壁，望望門背後，蹲下來向火爐裏面窺探，用他的鼻子到處嗅着。他那還沒有完全改變，低音和高音交替的聲調，和他說話的簡單的方式不知不覺地深印在他的聽衆的腦中。他的棕色的眼睛閃爍着，好像是對於他那麼專誠致力的工作充滿了年青的熱情。

格里奇立熱心地聽他的每一句話，好奇地注視着他的一切動作。瑪特洛納也在聽，

沒有十分聽懂。警長早就走掉了。

「留心用漂白粉，照我所告訴你們的。靠近這裏有一所新房子；祇要兩個戈貝克，他們就會給你一大堆漂白粉。至於酒，最好暫時戒一戒，我的朋友。好，我給你們道晚安！隔些時我再來拜訪你們……」

於是他像他來時一樣迅速地不見了，在這對夫婦的臉上留下了一個滿足的快樂的微笑，真好像是對於他的惠臨的一個回憶。

他們沉默了一會，互相望着，這次突然的訪問，和那一切用得得當的精力的表現，給予他們的陰暗機械的單調生活的影響，他們簡直不能用言語表達出來。

「現在，祇要想一想！」格里哥立終於開口了，搖了搖他的頭，「那人是怎樣一個魔術家呵！……他們告訴我那是些毒害人的人！一個有看像那樣的面孔的人難道會沾染那種勾當嗎？……那愉快，嘹亮的聲音，和其餘的一切！……不，一切都是坦白的和光明正大的，一切都是正直的！他很直率地走進來……」我來了，我的好人；聽我所說的話吧！」漂白粉，那是沒有害處的。至於檸檬酸，那僅僅是一種酸素！再沒有

別的甚麼了……但主要的事情還是保持清潔，使得屋子裏每件東西都清潔，並且留心
髒水桶。難道一個人留意這類事情，就會被毒死嗎？說那種話的人一定是些蠢漢！……
……毒害人的人，他們這樣稱呼他們嗎？是的，正是那樣……想想看，像那樣一個可愛
的人會是一個毒害人的人嗎！呸！……「做工的人可以喝一杯酒，」他說，「自然要
有個節制。」你聽到了嗎，瑪特洛納？哦，就倒一杯給我吧。還剩了一杯嗎？」

瑪特洛納連忙給他倒了一杯伏特加，那是她從甚麼隱密的地方拿來的。

「他實在是一個很好的人；他看上去是那麽親切，」她說，還在微笑着想這學生。
「但是旁的人怎樣，誰能夠說得定呢？也許他們真是被雇去——」

「你是甚麼意思？……被雇去做甚麼？」格里哥立咆哮起來。

「哦，雇去毀滅人……好像有這樣一條規定，窮人太多了的時候，他們就要通通
被毒死。」摩特立亞補充着說。

「這話是甚麼人告訴你的？」

「哦，每個人都這樣說……蠶匠的廚娘也這樣說……還有許多旁的人都說這回

樣的話。」

「一羣笨伯！這對於政府有甚麼好處？試想一想，開始你們得給錢我們大家吃；然後他們又得替我們出錢辦喪事，買棺材，安葬，和諸如此類的東西。這一切都要花費些錢，而且都要由國家財庫支付……那都是無聊的瞎說；假使他們真要把窮人弄掉一點，他們祇須送他們到西伯利亞去就成了；那裏儘有他們容身的地方；或者就索性把他們送到甚麼無人荒島，他們可以在那裏墾地，工作和納稅！你不懂得嗎？你知不知道這是減少人口正常的方法，而且同時也是有利的……因為一個無人荒島並不生產甚麼；而工人納稅對於國家財庫是最重要的事體。但是將人們毒死，而又去埋葬他們，這有甚麼意思呢？……這是一點意思都沒有的，你明白不明白？至於醫學生；他們的確是一些麻煩的傢伙，但這與其說是因為他們毒害人，毋寧說是特別因為他們始終反對當局……不，我決不會發見一個醫學生毒害人的，總是會發得全世界的金錢，他們也不會這樣做！……我們馬上可以看出這些學生決不是那一種人。」

一整天他們都在談論那醫學生，和他給予他們的忠告。他們談到他的愉快的笑，他

的表情，他們又記起他的外衣掉了一顆扣子。但對於扣子掉的右邊的呢還是左邊的這個問題。他們的意見參差，而且他們幾乎爲了這個互相推打起來了。格里奇卡已經兩次地使得他的妻子生了氣，但是他趁早看到了她的瓶子裏還有好些伏特加，所以結果他對她讓步了。他們決定明天開始清除他們的地下室，於是又談到那學生了，他的來到他們的家，真好象一股新鮮清爽的微風一樣，在他們的身上起了作用。

「天地良心，他們真是一個有趣的小伙子呀！」格里哥立快活地說。「他那麼直率地走進來，好像他認識我們多年了，給予我們許多必要的指導，於是完了……沒有喧囂，也沒有騷擾，雖然他可以使用他的威權……這纔是合我脾胃的一種人呢！我們立刻可以看出他是很關心像我們這樣的人的……你說怎樣，摩特立亞？他們不願意我們死，就是這樣！說是毒害人呀，甚麼呀，這一切女人家的噁舌——盡是胡說瞎扯。「你的胃怎樣？」他問。假使他要毒害我，我的胃怎樣了，關他甚麼事，而且他是怎樣巧妙地說明一切……他叫那些——那些混進我們肚子裏的小虫做甚麼鬼名字？」

「『微山蟲』，或者是近似那樣的字眼，」摩特立亞回答，發出一聲冷笑。「但他

告訴我們那個紙是想嚇一嚇我們，這樣使我們曾加留心清潔……」

「誰知道，也許是真的！也許有那樣一種動物——在潮濕裏是長着各種各樣的生物的！真該死，那些小畜生叫甚麼名字？微——微山蟲——不大對……我要是唸得出來，就好了！……他到了我的舌尖上，但是我却唸不出來！……」

晚間，他們躺下睡覺的時候，他們又帶着天真的興奮談起了日間的事，正好像孩子們對於他們所受到的甚麼強烈的印象總喜歡喋喋不休地互相談論一樣。他們在談話的中間睡着了。

早晨，他們很早就醒來了。在他們的牀邊站着那畫匠的胖胖的廚娘；他那平常總是健康的，玫瑰色的臉現在變成蒼白和陰鬱了。

「你們怎麼還在牀上？」她立刻用興奮的聲調顫巍巍地說。「這院落裏發生虎列拉了！主來訪問我們了……」說着，她突然大聲地嗚咽起來。

「胡說！怎樣會有這種事！」格里哥立用恐怖的聲音叫道。

「我昨夜又忘記把灑水桶拿出去！」馬特洛納悔恨地說。

「我進來和你們告別的，我的親愛的朋友，」廚娘說。「我決定離開這裏，回到我的村子裏去。」

「誰遭殃了？」格里奇立從牀上跳起來問。

「奏手風琴的。他昨天傍晚從唧筒裏喝了一點冷水，到夜裏他就很利害地抽搐起來了。」

「奏手風琴的？」格里奇立喃喃着。他差不多很難相信有甚麼病可以傷害那個強壯的人。就在昨天，他還走過這院落，像一隻孔雀一樣地快活和矜持。

「我要去看看到底是甚麼回事，」格里奇卡說，還是在懷疑地微笑着。

「但是要傳染的呀，格里奇卡！」馬特洛納戰慄地驚叫。

「你要到那裏去做甚麼，你這人？不要去！」廚娘叫着。

格里奇立喃喃地咒罵了幾句，臉也沒有洗，就連忙穿起衣服來，直向院落裏走去。

馬特洛納抓住他的肩膀，拖他回來；他感覺到她的手怎樣發抖，但是他完全不顧她的意思，掙脫了她。

「滾開，要不然，就會出毛病了。」他吼喊起來，把她推回去，於是他就大踏步地走出了門。

院落顯得很空洞和冷清……當格里哥立向手風琴奏者的房間去的時候，一種恐怖的感覺佔有了他；但是他一想到在這屋子裏祇有他纔有這胆量去看那病人，就又被一種滿足的感覺所佔有。當他看到裁縫學徒從二層樓的窗子裏注視着他的時候，這種感覺便愈益增大了。爲了要顯得自己完全不怕，他一面走，一面吹着口哨。但是到了手風琴奏者的房間的門口，他便稍稍吃了一驚。他並不是第一個來看這病人的；塞加·齊威克已先他而至。塞加剛把他的鼻子插進門縫裏，帶着深切的好奇心，用他那慣常的方式去觀察這房間裏在進行的一切。他沒有注意到奧羅夫走近前來，直到他抓住了他的耳朵時。

「你看，格里奇卡叔叔，他抽搐得多利害！」他低聲說，抬起他的慌憐的小臉，那臉在他剛才親眼所見的事物的印象之下變得比甚麼時候都更銳敏了。「他樣子多枯燥，……天呀！他像一隻乾燥的木桶一樣？」

奧羅夫完全被這房間裏發出來的傳染性的空氣所壓倒了。他默默地站在那裏，聽着

齊威克說話，同時用一隻眼睛從半開的門的窄縫裏望進去。

「也許我們應當給他一些水喝，格里哥立叔叔，」齊威克說。

奧羅夫瞥視着這孩子的興奮的，神經質的，戰慄的臉，於是他心裏感到了要幫助這病人的慾望。

「去，快些去拿些水來！」他吩咐塞加。然後他把病人房間的門大開了，毫無懼色地跨進了門檻。

從好像浮在他眼前的霧裏，格里哥立看到了可憐的吉斯略科夫。手風琴奏者穿着他的最好的衣服，縮做一團地靠在桌子上癱瘓地把身體緊壓在桌邊，他是用兩手抓住那桌邊的。他的腳，還是穿着那雙膝皮靴子，在潮濕的地板上沒有把握地搖幌着。

「誰？」病人用深沉的，無情的，變了的聲音問。

格里哥立走近一步，小心地踏在潮濕的木板上，竭力用一種平靜愉快的聲調和他講話。

「是我——密特立，派羅兄弟……你怎麼的？你在這裏演奏的是一種奇怪的音樂

呀！你昨天多喝了一杯吧？」

他帶着驚駭的好奇心望着吉斯略科夫，因為他幾乎不認識他了，手風琴奏者的臉上現出了縐紋的消瘦的模樣；顴骨高高地突出。深陷的眼睛，圍着黑圈圈，看上去特別像是在死死地凝視着。皮膚變成了夏天的死屍的顏色。奧羅夫感到他正在望入一個臨死的人的陰慘的面孔。祇有兩顎的徐動顯示了在他前面的還是一個活的軀體。……吉斯略科夫用不動的，渾鈍的眼睛凝視了格里哥立的臉一會；這種瀕死的凝視驚駭了奧羅夫。他好像感到一隻潮濕的冰冷的手扼住了他的咽喉，在慢慢地把他勒死，他心裏很想儘快地離開這個房間，這裏平時總是那麼好玩和有趣，但是現在却好像格外寒冷，而且充滿了一種腐壞和朽爛的可怕的穢氣。

「呀，」他說，準備離開這房間。

繖然手風琴奏者灰色的臉上起了一種變化。渲染了鉛色的雙唇張開了，他用一種低低的單調的聲音說——

「我——會——死。」

這三個字，這麼悽惻地發出來的，好像沉重的三響打音與羅夫的腦和心。像鑼響了一樣，他轉身走向門去，在門邊他碰到齊威克，熱得滿頭是汗，正提了一桶水回來。

「從司勃立定諾夫的井裏汲了一點水來了！……他們不讓我汲，那些狗！」

他把水桶放在地上，迅速地消失在這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拿着一個杯子又重新出現，他把杯子遞給了奧羅夫。於是他的嘖嘖叨叨起來——

「他們說我們這裏有了虎列拉。是的，我說，那有甚麼要緊？……牠也會傳染給你們的——這病滿城流行着呢。於是我挨了一記耳光……」

「我——會——死。」

齊威克像一條鱈魚一樣在房裏蠕動着；他好像得其所哉。

「拿點水給我，」手風琴奏者呻吟着，把他發抖的身體傾向桌子。

齊威克跑上去。把一杯水送到他的烏黑的，浮腫的唇邊。格里哥立好似着了魔或在惡夢中一樣，倚着門邊的牆站着，他聽到病人怎樣吞下了水，齊威克又怎樣問他要不要替他脫了衣服，扶他睡到床上去；於是他又聽到畫匠的廚娘的聲音。他可以見到她的胖

臉的面孔帶着恐怖和憐憫混合的表情從院落的一個窗子裏窺望着，她一廂用哭似的聲調說——用梨汁和甜酒泡兩調羹煤球喂給他吃。」

站在她背後，他看不見的一個甚麼人卻推荐漬黃瓜的酸水和王水。

奧羅夫突然帶着明漸的閃光感覺到他的靈魂的強力的沉着的聲音在說話。爲了加強這閃爍的光芒，他迅速地磨擦着他的前額；於是他突然走出房間，橫過院落，消失在街頭了。

「哦，主啊！……現在修靴匠染着病了！……他跑到病院去了！」廚娘大聲叫起來。

瑪特洛納挨近她站着，圓睜着眼睛，她全身都在發抖。

「你是個說謊者！」她憤怒地說，雖然她那蒼白的嘴唇差一點兒說不出話來了。「我的格里奇卡不會染上這種不潔的疾病的。他決不會病倒的。」

但是廚娘沒有聽她說：她已經走開到旁的甚麼地方去了，她一邊走，一邊在懷舊地談論着。五分鐘過後，一大羣窮人和過路者聚集在這商人彼特紐考夫的房子面前。他們站

在那裏，交頭接耳地談論着，在他們每個人的臉上都都可以辨出那同樣的恐怖，神經的興奮和絕望的苦痛的感覺——混合着某些人的祕密的憤慨，和另外些人的荒唐的大胆。齊威克在院落和病人房間之間跑來跑去，每次都帶給這羣好奇的旁觀者一些關於手風琴奏者的狀況的新消息。

衆人擠在一堆地站着，使街上的骯髒，惡臭的空氣裏充滿着他們的半出聲的低語。時而聽到從甚麼不可辨別的東西發出來的大聲的咒罵；一種惡意地，但也同樣無意思的咒罵。

「看，奧羅夫來了！」

奧羅夫乘了一部蓋着白篷的病車來了，車停在這破舊屋子的門前。他坐在司機的，一個也穿着白襯衣的，樣子很陰鬱的人的旁邊。

「讓路！走開些！」這車子的司機人用深沉的低音向旁人叫着。

他把車子直開到衆人當中去，這樣使得他們向左右兩邊散開，互相跌躓着。病車的出現和司機人的粗暴的聲音，都幫着使旁觀者們的興奮的情緒冷靜了下來。他們中間的

許多人都離去他們的觀察的職務了。換在司機人背後可以看見那位蕭天還到奧羅夫家裏來過的醫學生，他的帽子戴在他的腦後，大滴的汗珠露出在他的額上。他穿了一件長長的，雪白的外衣，胸前被甚麼強烈的酸類燒了一個大洞。

「喂，奧羅夫！病人在哪裏？」學生大聲地問，向旁人投了敏銳的一瞥，他們正在三五成羣地閑蕩着，一部分隱藏在大門的角落裏。

「當心！廚師來了，」一個甚麼人叫。

「留心，要不然，他就會烹調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給你吃！」第二個聲音帶着惡毒的聲調回答。

在衆人中常常可以看到的自作聰明之漢叫了出來，「且等着；他會烹調一杯不合你胃口的羹湯給你吃的！」

衆人大笑起來，但這是一種不歡樂的笑，一種恐怖和不信的混合。

「他們自己好像不怕傳染似的……這倒是有一點不可解呢，」衆人中的一個甚麼人說，帶着意味深長的神色，但卻露出怨恨的聲調。在這個問題的影響之下，衆人的面孔

又帶了威脅般的表情，談話也變成低聲細語了。

「看，現在他們把他帶出來了！」

「奧羅夫在扶着他走！你看他是怎樣一個大胆的傢伙！」

「當真，他勇氣不小呢。」

「像他那樣的酒鬼有什麼關係？他有什麼好怕的？」

「當心，當心，奧羅夫！把他的腿舉高一點……對了。你預備好了嗎？……開車，彼得！」學生吩咐着「對醫生說他馬上就跟着他來了……我請求你，奧羅夫先生，在這裏歇一會，幫我給這地方消毒……你可以借這個機會學習學習，將來遇了必要的時候知道應該怎樣做。同意嗎？好嗎？」

「我們可以馬上就動手，」奧羅夫帶着顯著的自負說，向衆人環顧着。

「我也來幫忙！」齊威克叫道。

他跟着病車到了病院門口，趁早趕了回來，自告奮勇地給醫學生做事。

「你是誰，小朋友？」

「我是這裏畫匠的學徒，」齊威克回答。

「你不怕虎列拉嗎？」

「我……怕嗎？」塞加喫驚的回答。「世界上甚麼東西我都不怕呢。」

「這樣嗎！……哦，好極了……現在聽吧，我的朋友們。」

醫學生坐在放在院落裏的一只桶上，於是，他一面坐在那桶上把身子前後搖擺，一面開始說明給奧羅夫和齊威克聽，他們最要緊的是應當怎樣把自己弄得特別清潔。

幾分鐘過後，瑪特洛納，不安地微笑着，走進這院落裏的人叢中來。廚娘跟在她後面，用漂亮的圍裙揩着她的淚眼。衆人一個個跟着，用那貓兒走近一隻麻雀一樣的偷偷的腳步走到這學生坐着的人叢中來。在聚集了約莫一打的人以後，學生就變得更加熱情，更加起勁了，因為他看到人們對於他所說的話，不絕地增加了注意。站在他們中間，一面說，一面做手勢，他演講了一番，時而惹起喧笑，時而又引起了猜疑的表情。

「先生們，遇了隨便什麼疾病，最要緊的事情就是你們自家身上的清潔和良好的新鮮的空氣。」他這樣教訓着他的聽衆。

「但是那些注意清潔的人一樣地要死！」聽眾中的一個這樣說。

「奧！親愛的主！」畫匠的厨娘大聲地嘆息。「最好還是去禱告神聖的殉道者聖巴爾巴拉，要求他把我們從暴死中救出來吧！」

奧羅夫拉了他的非站着，雖然很明顯地在想心思，卻釘眼望着那學生。突然他覺得有什麼人在拉他的袖子。

「格里哥立小叔叔！」齊威克在他耳邊私語着，立起脚尖，用他那好像燃燒的炭一樣發光的小圓眼睛望着這修鞋匠。「可憐的蜜特立·派夫羅維奇快要死了。他沒有親戚——他的手風琴會怎樣呀！」

「不要響，你這小鬼！」奧羅夫回答，把他推在一邊。

塞加向他剛剛把手風琴奏者連了出去的那間房間的窗子裏望着，他的眼睛用貪婪的眼光四圍搜索。

「好，朋友們，我最後的忠告是勸你們多用一點漂白粉！」又聽到學生的聲音在說。

這個騷擾日子的向晚，奧羅夫夫婦正坐着喝茶的時候，瑪特洛納用一種好奇的口調問她的丈夫，「你剛才同那個學生到甚麼地方去了！」

格里哥立好像從雲里一般地看着她，他把茶從茶杯倒到茶托，沒有回答。

近中下時，他們給手風琴奏者的房間消過毒以後，格里哥立和衛生會辦事員就一道出去了。回到家，格里哥立帶着默默的，沉思的神情踱了將近三個鐘頭之久。他躺在牀上，一直躺到午茶時，他的臉朝着天花板，不說一句話。瑪特洛納三番四復地想逗他講

話，沒有效果。就是她激怒他的時候，他也不曾咒罵一次；這是很不平常的一回事，很有理由使她就心的。

用那把全生活都專注在丈夫的生活上的女人的本能，她立刻猜着他們中間又有了甚麼新的事情。她覺得驚訝，於是更急於想要探出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喂，你覺得不大舒服嗎？格里奇卡？」她又開口了。

格里奇立從他的茶托裏呷下了最後一滴茶，用袖子抹了抹他的鬚鬚，把茶杯遞給他的妻子，愁眉深鎖地說，「我同那醫學生到病院去了。」

「甚麼，虎列拉病院嗎？」瑪特洛納用喫驚的聲調叫起來；於是驚懼地加說着，「那裏人很多嗎？」

「五十三個，連他們從這裏接去的一個在內。」

「你甚麼說的？——而且——」

「有一打左右在好起來，他們已經能夠四處走動了；但他們都是面黃肌瘦的。」

「他們真正是患虎列拉的病人嗎？……也許他們換了人吧？——這樣醫生們就可以

說是他們醫好他們的囉？」

「你這笨鵝！」格里哥立粗暴地叫，對她投了一個憤怒的眼色。「你們是怎樣的一羣蠢貨呀，所有你們這些人！祇有無知和愚魯，沒有別的！在這裏，一個人可以一生陷在愚昧無知裏——甚麼也不懂得！」

他把瑪特洛納剛剛替他倒好的一杯茶魯莽地拉到面前來，於是靜默着。

「我倒要知道你從甚麼地方得來你這一切偉大的智慧的？」瑪特洛納嘲弄地說。

奧羅夫一點也沒有注意她的話。他變得和先前一樣的沉默，而且顯得非常不可親近了。暖壺差不多熄了火，祇有緩緩的沸聲從壺里透漏出來。從院落的對面，一股油漆，石炭酸和澱水的氣味傳進窗子裏來。這氣味，攙和着黃昏的暗晦和暖壺的單調的鳴響，在這狹小的，鬱悶的地下室裏喚起了一種感覺，那帶着夢魔的重量壓在室裏人的身上。陰森可怕的火爐口好像威嚇似地凝視着他們，就像要吞掉他們一樣。奧羅夫夫婦默默地在那裏坐了許久，細敲着糖片，一口一口呷着茶，搬弄着茶具，瑪特洛納嘆息着，而格里哥立用他的指頭在茶几上輕擊。

「我從來沒有看見像那裏那樣的清潔——從來沒有看見那樣！」格里奇卡突然打破了沉默。

「每個侍者都穿了白亞麻布衣服，病人祇要感到需要，可以隨時沐浴——而且他們可以喝五個半盧布一瓶的酒！還有食物！……那香味都差不多夠人享受了；她是那樣地可口！照料得那樣周到——款待得那樣慇懃！——母親對孩子也不能再親切了。是的！是的！祇想一想！在這裏，我們活着，沒有一個人會念及我們，問我們好不好，或是問我們過得怎樣；——我們快活呢還是不快活——我們沒有東西餬口。但是一等到有人要死了，他們就忙個不了，他們就不惜任何花費。比方說，這些病院——和那酒——五個半盧布一瓶的！難道那些人沒有想到這一切要花費多少錢嗎？他們最好每年把這些稍微用一點來幫助活着的。」

瑪特洛納用不着費心去領會他所說的話。他的思想已經取了一個新的方向。而現在他和格里奇立的關係會要建築在一個不同的基礎上，這個是已經夠她去想了。她十分確信結果一定會是這樣，而且那麼快地預見了這種精神變化的結果對她會怎樣，恐懼和希

望打動了她，又加上了對她丈夫的反感。

「他們沒有你也很知道怎樣做的，」她諷刺地說癢一癢嘴。

格里哥立聳聳他的肩，斜視着她；於是用那意義深長的口調繼續說，這一回却留神地注視她。

「他們我不知道，那是他們的事……但是如果我沒有領略一點生活的味道，就要死去的話，那末我甯可第一個死去……懂得吧，這種苦痛的日子也該結束了！我不願意再坐在這裏，等着虎列拉像降測那奏手風琴的身上一樣地降到我身上，於是把我帶進墳墓裏去。不，我不願意，我不能夠！我甯可大胆地走上去，迎着牠……彼得，那學生對我說過——「如果命運跟你作對，那就要表示你也可以反對命運。你祇有和牠比一比到底是誰強……這簡直是一種戰鬥——沒有別的。」你問我怎麼弄呢……我想到病院裏去當侍者！你懂了嗎？……我要爬進威嚇着人的虎口去，也許牠們會吞掉我，但是至少我要用我的手和腳防禦自己！……在那裏我不會過得怎樣壞；我可以賺廿個盧布一月，小賤在外；而且還供給我的伙食。很有可能我要死在那裏，但是這裏也有可能的……

無論怎樣，這是一個人的生活的變換。」

他在激昂的興奮中用他的拳頭擊着桌子，使得茶具都跳動起來，發出玲瓏的聲音。瑪特洛納起初充滿了好奇和憂慮傾聽着他，但是快到末了，她憤怒地打斷他的話。

「是那醫學生教你這樣做的嗎，是不是他？」她用一種意味深長的聲調追問。

「難道我自己沒有理智好依照嗎？我不能爲自己決定嗎？」格里哥立回答，閃避了直接的答覆。

「哦——可是同時我怎樣辦呢！」

「你怎麼辦？」格里哥立驚異的問。他從沒有想到問題的這一面。自然，最簡單的辦法是把他的妻留在他們的舊居。但是老婆不總是靠得住得的，而他對於他的瑪特洛納並沒有完全的信賴。在他看，她需要多的照管。被這種思想所襲擊，格里哥立惱怒地繼續說——

「最簡單的是你留在這裏。我會常常得到工錢，那可以養活你。哼！——是吧」他說，顯然是很想聽到她會怎樣回答。

「對於我反正是一樣」她平靜地回答了。

於是他又一度注意了那女人的微笑掠過她的面孔，那微笑在他看去，有着雙重的意義，而且在從前那麼常常地引起了他的嫉妬之感的。就是現在，他也一樣地惹起了他的憤怒，但是他知道怎樣抑制自己，而祇粗暴地說，「一切都是胡鬧，一切你所說的」。他含怒地望着她，滿抱着她會怎樣回答的期望。可是她沉默着，祇繼續用她那激人發怒的微笑來惱他。

「哦！——怎麼辦？」終於格里哥立用一種較高的聲調問。

「是的怎麼辦？」瑪特洛納毫不在乎地回答乾了茶杯。

「你最好不要和我搗鬼，你這毒蛇！——你最好不，要不然，你的頭上就要挨一記打了！」奧羅夫怒罵着。「也許我是尋死去！」

「哦，那麼不要去——我不讓你走，」瑪特洛納平靜地回答。

「無論如何，我知道你是高興我的，」奧羅夫繼續說，發出一聲冷笑。

她畢竟沉默了。這沉默更增加了他的憤怒，但是他抑制了自己，這樣，使這個決定

的瞬間沒有被可怕的打老婆的場面破壞。

突然一個念頭鑽進他的心裏，這念頭，他覺得比他的妻子的激怒的心情還要窮凶極惡。

「我敢斷定他要進土裏去，」他說，「但是且等着——看我們誰先進去！——好的，我們看吧！我要想法安頓你的，我的好女人！」

他從桌旁躍起，把帽子拿在手裏，匆匆地走了出去。瑪特洛納獨自留在那裏。她很不滿意自己玩弄手段的結果，又發他的威嚇惱亂了。抱着不斷地強大着的疑懼，她想着將來。她凝視窗外低聲地自語着，「呵！我主上帝！天上的王！上帝的聖母！」

她在桌旁坐了很久，滿懷着驚懼的預感，無結果地猜想着格里哥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在她面前擺着那清潔的茶具。落日把一大道光線橫抹在鄰家的厚大牆上，那牆正對着他們房間的窗子；牆的白色反射着這光線，使她一直落到地下室，閃爍在擺在瑪特洛納面前的玻璃糖碟上。她總用注視着這微光的閃射，一直到她的兩眼倦了的時候。於是她站起身，推開茶具，躺躺在床上；她感覺着不安和悶鬱。

格里哥立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由他走路的走調，她可以知道他是很高興的。他不咒罵屋裏的黑暗，祇是叫着瑪特洛納的名字，於是走到床邊，坐了下來。瑪特洛納起來坐在他旁邊。

「你猜有甚麼新消息！」奧羅夫開始說了，微笑着。

「哦，甚麼消息？」

「你也有了職業了。」

「甚麼地方？」她口吃地問。

「就是我要去的那個醫院，」他用莊重的聲調說明。

她伏在他的頸上，把他緊緊地抱在她懷裏，吻着他的嘴唇。他沒有料到這樣，把她推開。「她祇是假裝着，」他自言自語。狡滑的傢伙，她不是真地想和我一道！她當我是傻瓜，這小毒蛇！」

「哦，你做甚麼這樣快活？」他用充滿了猜疑的聲調問。他恨不得把她推下床去。

「我祇覺得快活，」她說，幸福地微笑着。

「不要瞞我，我知道你！」

「我的親愛的勇敢的騎士！」

「住嘴——要不然，我要給點顏色你看！」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格里金賈！」

「快說出你到底要我甚麼？」

最後，她的親愛稍微平了平他的怒氣的時候，他關心地問她——

「那麼你一點也不怕嗎？」

「但是我們要在—道的！」她立刻很簡單地回答——

「你真是一個有勇氣的小婆娘！」

於是他捏了她一把，直捏得她叫了起來。

五

在他們服務的頭幾天，奧羅夫夫婦像有無數的事情要做。成天有許多病人被帶進病院來，而這兩個生手，他們祇慣於他們過去生活的冗長的疲倦，在他們突然陷入的這急遽的忙碌中起初感到很不安。他們慌慌張張的，沒有能立刻懂得吩咐他們做的事；同時他們給紛至沓來的所有各種的印象弄昏亂了。雖然他們立意要使自己有用，滿是勁地東奔西跑，但是他們却祇做了極少的工作，而且還常常妨礙別人。格里哥立幾次感到，爲了他的笨拙，他真該受一頓訓斥，但是竟沒有一個人譴責他，這倒使他詫異了。

有一位醫生，是一個生着黑鬚髮裏鉤鼻子，右眉毛上長着一個大瘤的高大黧黑的人，他叫格里哥立扶一個病人到浴室裏去；這新侍者，急於要顯顯本領，用那麼大一股勁，抓牢那病人，以致他叫喊呻吟起來。

當心，伙計！不要把他折成兩段了！」醫生十分誠懇地說。「我們得好好地扶他到浴室裏去……」這句話使奧羅夫狼狽了。但是那病人，一個瘦長漢子，勉強地微笑着室，用一種深沉的聲調說——「他還不大懂得……他是一個生手……」

主任醫生，一個生着尖形的灰色鬚髮和炯炯有光的大眼的老紳士，在奧羅夫夫婦初來病院的時候，就告訴了他們應當怎樣對待病人，在某種情形之下應當做甚麼。他的指示完畢之後，他就問他們近來洗過澡沒有，於是把白帷裙分配給他們。這位老紳士的聲調略帶幾分愉快和同情，奧羅夫夫婦都覺得喜歡他了。但是半點鐘過後，他們在這病院裏的擾攘匆忙的工作中早就把他一切指示都忘掉了。

穿白衣的人衝撞着他們；由侍者們迅速執行的命令在他們的耳朵裏響着；病人呻吟，嗚咽和歎息；水從管子裏流出來，飛濺着，發出嗡嗡的聲音；這種聲音的混合好像

充滿在空氣裏，那空氣是早已被刺鼻的強烈的不愉快的氣味所浸透了的；奧羅夫覺得好像醫生每一句話，病人的每一聲歎息都飽含了這同樣的氣味。

起初，這一切在他看來好像是一個混沌世界，在這裏面總覺得不自在，這越發使得他喪氣和糊塗了。但是過了幾點鐘，他就被那四處沉澱的活力的洪流所衝盪。他豎起他的耳朵，感到一種熾烈的慾望，想要隨波逐流，學會怎樣去做所有這些別人正在做的事體；而且感覺得要是他能夠捲入這個漩渦的話，他是一定會輕鬆愉快得多的。

「昇求！」一個醫生叫。

「那邊浴盆裏再加點熱水！」一個又瘦又小的紅眼睛的學生吩咐。

「喂！你姓甚麼？」

「奧羅夫。」

「對啦！……擦擦這位病人的腳……是的，這就對了……這樣……我看你立刻就懂了……」這樣……這不要太重了！要不然，你會擦掉他的皮！……」

「哦！我多麼疲倦呀！」另一個長髮麻臉的學生叫，他一面在給奧羅夫以必要的

指示。

「他們又帶進一個病人來了！」有人在叫。

「奧羅夫去看看！……幫他們把他帶進來。」

格里哥立滿是勁地照一切的吩咐去做。他弄得全身是汗，耳鳴眼花。有時他在源源而至的許多印象之下簡直忘懷自己了。病人的遲鈍的眼睛周圍的暗色的圈子，他們那鉛色的面孔，他們那從體內凸出的骨格，他們那濕冷的，惡臭的皮膚，半死的身體的可怕癢癢，這一切痛苦地壓在他心上，引起了一陣他以前從不曾經驗過的惡心。

他有一兩次在病院的走廊上匆匆地看了他的妻子一眼；她好像在這幾點鐘之內變得更加消瘦了，她的蒼白的面孔帶着煩憂的神色。

「哦，你怎麼樣？」他在這樣一次匆促的會晤中問道。她祇能報以微笑，立即不見了。

一個念頭襲擊着格里奇卡，但他却把這念頭隱藏在心裏；他帶他的妻子一道到這地獄裏來，對他還是那麼必要嗎？她說不一定會染傳染病死去……當他第三次遇見她的時

候，他大聲地對她叫道——

「千萬把自己弄乾淨；時常洗洗手，一切都得當心！」

「你爲甚麼說這種話？我不當心又怎樣？」她問，露出那細白的牙齒；他覺得好像她是在挑惹他。

她的回答使他生氣了。

「她又來了，」他想，「在這樣個地方還要開玩笑！這些女人家是怎樣的一批蠢貨呵！」

但他却沒有找着更多的機會來給她勸告。烏特洛納，看到了他臉上的怒容，連忙走開到婦女室去了。

一分鐘以後，格里哥立幫着把一個他所熟識的警察的身體抬到陳屍所去。就在兩天前，他還看見這警察站在崗位上，當他走過時對他詛罵；他們在一起總是要鬧的。而現在他看了這個人，不久以前還是那麼強壯和健康的，竟快死了，因爲瘧疾而弄得面貌很難看。屍體對昇者前後擺動，用睜大的呆板的眼睛凝視着。

奧羅夫覺到了這個對照的所有的力量和殘酷。「做甚麼一個人要生到世界上來呢？」他獨自思量着，假使像這種可怕的疾病能夠在二十四個鐘頭之內，把一個人結果的話？」

他瞥了瞥那昇狀，對死去的警察動了憐憫之心。死者的三個小孩現在會變成怎樣呢？去年他死了妻子，還沒有來得及再娶：現在可憐的小傢伙將要完全變成孤兒了……這個念頭使他充滿了真正痛苦的感覺；突然死屍的左臂伸出來，直了直，而同時死者的嘴，一還張開着，歪到左邊的，也自動閉上了。

「停一會」奧羅夫對另一個昇者說；於是他把昇床放下在地上。「他還活着呢！」他帶着恐怖的聲音調低低地說。

幫他抬昇床的昇者回轉頭來，仔細地看了看那屍體，於是生氣地對奧羅夫說——

「你胡說八道！你不明白他正在準備進他的棺材嗎？你不知道虎列拉怎樣把他扭歪了嗎？……他不能像那種姿勢地睡在棺材裏嗎！……來！我們再來吧！」

「但是你看；他還在動呢！」奧羅夫抗議着，因為恐怖而戰抖了。

「趕快呀！抬吧，你這傻瓜！……那末你不懂得我所說的話嗎？……他爲了要鬆鬆四肢，一定得彈動一下！你難道真是這麼一個無知愚笨的傢伙嗎？……他還活着？……關於一個死屍，無論誰怎麼可以這樣說？這簡直是造謠生事，老兄！……所有我們這裏死屍都要動的，但我勸你還是不要多嘴的好。不要告訴一個人他動了！要不然，一個人告訴他的鄰人，而他的鄰人又加添一些上去，而這病院馬上就會出亂子，因爲他們一定會說我們活埋他們！搗亂分子會一窩蜂湧到這裏來，把甚麼都打得粉碎……而你也會共受一頓打的！……你懂得了嗎？……我們把他放在下面左邊吧。」

普洛雷姆——那一個侍者的名字——的平靜的聲音和他那溫和的語氣使格里哥立鎮定和安心了。

「想清楚一點，老兄！你很快就會看慣這一切的。這裏並沒有做害人的事……食物，管理和一切都是頭等的……我們終有一天都要死去，這是大家都明白的，但是沒有死以前，像我所說的，想清楚一點吧！……你要喝一杯荷蘭酒嗎？」

「爲甚麼不？」奧羅夫回答。

「我藏了一點酒在那邊角落裏，預備這種時候用的。你說怎樣；我們要去試試看嗎？」他們便去到這病院的一個僻靜的角落裏，用一小杯酒把心脾鎮定下來。隨後，普洛雷姆滴了一點薄荷精在一片糖上，遞給奧羅夫。

「吃吧；要不然他們就會嗅出我們喝過酒來的。這裏他們對於伏特加酒嚴密得很，他們說酒對於人是有害處的。」

「而你……你已過慣了這裏的生活嗎？」格里哥立問。

「我想是這樣！我是來這裏最早的一個。多少的人在我眼前死去了。在這裏，一個人固然生活在不定的狀態裏，但除此以外，說句老實話，是並沒有甚麼壞的……這是上帝的工作，……正如戰時的紅十字會一樣。你聽到過紅十字會的救護工作，和那些看護同女會友嗎？我在土耳其戰爭時看見過他們……我那時也在阿達罕和喀斯。他們真是羣勇敢的人，那些救護隊員！滿腹的好心腸和勇氣；我們兵士至少有我們的槍砲；但他們却在槍林彈雨中走來走去，好像他們是在一座賞心悅目的花園裏走動一樣。當他們找着了我們中的一個或一個土耳其人的時候——他們便把他們通通帶到濟生裏治傷口的地方

去，站在近旁，而槍彈正在他們身邊飛過……喘！……喘！……擦！……喘！……常常有個可憐的傢伙恰在頸頸後面中了一顆子彈，——砰！他就倒在那裏……」

這番談話，加上他所喝的一杯伏特加酒，使奧羅夫心脾爽快得多了。

「假使我要告訴甲，那末我也得告訴乙，」他一面這樣想着，安慰自己，一面擦着一個病人的腳。「苦酒倒了出來，祇得喝下去。」

在他後面，一個甚麼人用悽愴的聲調懇求着——「給我一點水！……給我一點甚麼東西喝喝……爲了……」

另外一個人叫喊起來，他的牙齒冷得各各的嚮——「哦！……嗅！……呵呵呵！……再暖一點！……這於我很有益，醫生！基督會酬報你的！……給我一點更熱的水吧！」

「把酒遞過來！」醫生瓦希欽珂叫道。

奧羅夫一邊做着他自己的工作，一邊興趣濃厚地聽着周圍進行的一切，他纔漸漸明白這裏並不像他起初所覺得的那樣毫無意義和混沌。這裏並不是一個混沌世界，而是強大的，能動的力量。祇有在他想到那位警察官的時候，纔有一陣冷的恐怖縈繞着他，他從

窗口向安放死者的陳屍所投了驚慌的一瞥。他從心底相信那警察官的確死了，但有時候可怖的疑懼射穿了他的心。假使那死者突然跳起來叫喊呢！於是他記起了甚麼人有一次告訴過他那些害虎烈拉死的人們衝開他們的棺材，而且據說還互相追逐。當他在工作時走來走去，擦着一個病人的四肢，扶着另一個去洗澡的時候，一切都好像在他的腦裏沸騰和旋轉。他想到了瑪特洛納；她此刻不知道在做甚麼呢？有時他感到一種瞬息即逝的願望，想要立刻看看她，哪怕是一分鐘也好。但是這願望立即被另一個念頭所替了；——她到底在這裏好！……四處走動，對於她是很有益處的；那又胖又小的笨貨……就再瘦一點，也不會傷害她……也許那樣她就不會再這麼蠢笨了……」

他總放心不下，恐怕瑪特洛納心裏懷着隱秘的慾望，有損於他自己的男性的虛驕。他竟至自己承認她當然有充分的權利不滿於她過去的生活，而她渴望某種改變，也是可能的。他自己承認這些，這就使得他誤以他對她的忠實的懷疑為確鑿有據了；而他嫉妒的結果，他們心自問——「我幹嗎要離開我的地下室，跑進這個熱水壺裏來呢？……但是一切這些，以及旁的念頭，祇在他的靈魂深處激動旋轉，她們並沒有影響到他的工

作，牠們被他對病院裏進行的一切所給予的不斷的注意驅逐到後邊去了。他一生中從沒有見過人們像這些醫生和醫學生一樣地工作，他幾次想到，當他疑視他們那起皺的面孔時，他們真的不祇是拿薪水。

奧羅夫一下班；他差不多連腳都站不穩地就跑到病院的院子裏去，在製藥處的窗子底下靠近牆壁躺下來。他的思想好像很散漫似的；在他心臟的近邊，他感到沉重的，劇烈的疼痛，他的兩腿疲勞得拖不動了。他好像再沒有氣力來思想或願望，祇是立刻伸直地躺在草地上，仰望着佈滿了五光十色的落日餘輝的天空。他立刻睡着了，疲勞得要死。

他夢見他和他的妻做了醫生瓦希欽珂的客人——在一個大房間裏，周圍擺着雅緻的維也納的椅子。病院裏所有的病人都坐在這些椅子上。在房間的中央，醫生開始和瑪特洛納跳俄國式的舞，而格里奇卡自己拉着手風琴，快活地大笑著，因為醫生的長腿的關節非常僵硬，他帶着莊嚴的樣子和瑪特洛納並肩而行，活像一隻沼地上的白鷺一樣。坐在周圍的病人都一齊大笑起來，在他們的椅子上不穩定地搖擺着。

突然那警察官在門邊出現。

「呵哈！」他用憂鬱的怕嚇的聲調叫道。「你以為我已經死了吧，格里奇卡兒！你到在這裏拉着手風琴……你却把我送進陳屍所……那末現在你起來，跟着我去吧！」

渾身戰抖着，而且滿流着汗，奧羅夫醒來了，從地上爬起來，這時，醫生瓦希欽珂正站在他面前，責備地注視着他，於是說道——

「且聽我對你說，我的朋友；假如你要睡，你在這病院裏有你自己的牀！他們沒有指給他看，在甚麼地方嗎？你把你自己算成一種甚麼樣的侍者。假使你去睡在這地上，身上沒有蓋一點甚麼？……要是你受了內寒，病倒了，死去（上帝不容許的，）那怎麼辦呢？你不應當那樣做，我的朋友……你這時爲甚麼發抖……跟我一道來，我給一點藥你吃吃……」

「我被倦得要命」奧羅夫低聲地喃喃着，替自己辯解。

「那更糟糕！你得留心呀……目前是一個危險的時期，我們這裏很需要你。」

奧羅夫靜靜地跟着醫生走過病院的走廊，一聲不響地嚥下遞給他的一小杯藥水，接着又喝了一杯；最後做了一個醜臉，向一邊吐着口沫。

「這就對了……現在去好好地睡一覺吧……祝你日安……」

醫生用他那細長的兩腿大踏步地走下走廊，奧羅夫站在那裏注視他。突然一個微笑浮現在這位新侍者的全部面孔上，他追上醫生去。

「多謝你，醫生。」

「爲甚麼事？」醫生站住了問。

「爲我在這裏找到的工作！我要盡我所能地做得使你高興，因爲我喜歡在這裏這樣忙來忙去……你剛才說你需要我……所以我特別感謝你這一點，誠心誠意地……」

醫生驚訝地審視着這位新侍者的喜悅的，興奮的面孔，帶着親切的樣子微笑着。

「你真是一個怪人！但這是很對的……你做得很對……你說的話也很坦白。那末……你好好地工作吧。但不是爲了我的原故；而是爲了病人……這裏好像一個戰場一樣；我們要把病人從病魔的口裏救出來；你懂得嗎？那末，用你所有的力量來幫助我們戰勝吧。現在，去睡一會吧！」

奧羅夫立刻睡到他的牀上去，因爲和醫生那樣的人打得這樣親熱，而感到一種愉快

的自負的感覺。他唯一遺憾的，就是瑪特洛納沒有聽到這番談話。但是他明天要把這個告訴她。說不定會不相信，她纔真是個又胖又小的笨貨……滿懷着這樣的愉快的念頭：

格里哥立就這麼睡着了。

六

「來喝茶，格里奇卡。」第二天早晨馬特洛納用這句話把她的丈夫叫醒。

他抬起頭來，望着她。她快樂地對他微笑；她的頭髮刷過了，看去很光亮和潔淨，同時她的白衣服使她顯得又漂亮，又整潔了。

他看見她這種樣子，使得他很高興，但是隨即一個這樣的念頭在他的腦裏閃過；病院裏的旁人的看見她也會喜歡。

「甚麼事？茶好了嗎？……我在這裏喝茶嗎？……你叫我到甚麼地方去喝呢？」他

問，繃了繃肩。

「來，我們要一塊兒喝茶，」她提議着，用她那灰色的微笑的眼睛望着他。

格里哥立回轉身去，用一種簡切的聲調回答說他立刻就來了。

當她離了這房間時，他又在他的牀上伸了個懶腰，沉思起來。

「是的……她叫我去喝茶……而且怪有趣的！她這幾天來也瘦了許多……」

他憐憫起她來，很想備辦一件可喜的驚異的東西給她，或者就買點甚麼糖菓之類在喝茶時去吃。但是在他洗臉的時候，他把這些念頭打消了……「他幹嗎要寵壞他的妻子？……她沒有這個也能過得很好呀！」

他們在這一間小小的明朗的房間裏喝着茶，那房間的兩扇窗臨着廣漠的原野。晨曦的金色的光輝射在地板上。露珠還在窗下的草上閃爍。在遼遠的地平綫上，從輕淡的白色的朝霧裏，可以看見大路兩旁的樹木。天上沒有雲，草和濕土的新鮮的氣味浮漾在敞開着的窗口。

桌子恰恰擺在這兩扇窗的中間，三個人在桌旁坐下；格里哥立，瑪特洛納，和瑪特

洛納的一位同事，那是一個高大的，瘦瘦的中年婦人，有一副麻臉和一雙溫和的灰色眼睛。她叫做菲麗查塔，耶哥洛夫娜，她是一個老處女，一位大學管理的女兒。她用一種興奮的，破碎的聲調把一切都告訴了奧羅夫；她慇懃地招待他坐在窗子近旁，用「上天的莊嚴的空氣」使他精神振刷起來，同時她自己走到甚麼地方去了一會。

「哦，昨天你很累了嗎？」奧羅夫問他的妻子。

「我覺得有點這樣，」瑪特洛納用一種有生氣的聲調回答。「我的腿差一點失了作用，我的頭髮暈；我四處走動，累得半死，幾乎不能支持到下班的時候……我老是對主祈禱，請求他對我們發發慈悲。」

「那末怎樣？你在這裏不怕嗎？」

「甚麼，怕病人嗎？」

「怕病人……或者怕旁的甚麼？」

「我祇怕死人……你知道……」她彎腰向着他，用驚懼的聲音低低地說——「他們死了以後還在動……這是千真萬確的！」

『我知道……我親眼看過的！』

格里高立帶着譏刺的笑繼續說——『警察官拿扎洛夫騎在兒牀上的時候差一點給了我一記耳光。我把他抬到陳屍所去，突然他伸出他的左手……我總算閃避開來了……這是真的呀！』

格里卡奇高興極了。在這可以看見無盡的綠色的田野和蔚藍的天空的明朗清潔的房間裏喝着他的茶這是很稱他的意的。而且還有件事情使他快活——那可以說是一件從他自身的人格發生出來的事情。他極要表露他的性格的最好的一面，同時在瑪特洛納的眼裏顯顯一時的英雄。

『我要使這個成爲我終身的工作……上帝也會喜歡的！我這樣做，自有特別的理由……這裏的人我告訴你，是世界上不輕易遇得到的人……』

他告訴她他和醫生的談話，他無意中誇張了一些，弄得自己更加興高采烈了。

『說到這工作本身，』他繼續說。『你知道，親愛的，這也是神聖的工作……這像是一種戰爭。一邊站着虎列拉，而我們站在反對的一邊……看到底誰厲害？我們要寸步』

留心，不能有一點疏忽……這個虎列拉到底是甚麼東西……我們得首先弄明白，然後我們用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抵抗牠……瓦希欽回醫生對我說，「我們需要你，奧羅夫，在這事業中。別讓你自己嚇倒了。繼續去擦病人的腳和肚皮，」他說：「我用我的藥擦他們的臟腑……這樣我們就會完全制服那病魔你看吧，而病人就會復元，並且會感謝我們救了牠的生命。」……想想這個吧；你和我在一道，瑪特洛納……你和我！」

他帶着自負之感鼓起他的胸膛，用閃爍的眼睛望着瑪特洛納。她報以微笑，沒有答話。他在說話時看上去是那麽漂亮，竟使她想起了她在他們初婚的生活中所認識的格里卡奇的樣子。

「在婦女方面，每個人都都是那麽熱心，那麽仁愛！」她停了一會說。「有那位戴眼鏡的女醫主，和所有的看護，她們都是頂好的人；她們對人說話是那麽簡單，人立刻懂得她們要做甚麼」

「那末你也滿意嗎？」格里哥立問，這時他的熱忱冷了一點。

「我還覺得滿意！主！是的！……祇算算看！……我賺十二個盧布，你賺二十個……」

「一個月就有三十二個盧布！我們的伙食還在外……假使虎列拉一直繼續到冬天，我們可以蓄積多少的錢呀！……到那時我們就可以……畢竟……靠上帝的恩惠……離開那個地下室的洞窟！……」

「哼！是的，我們可以這樣想，……」奧羅夫沉思地說；過了一會，他輕輕地叩了叩馬特洛納的肩膊，用充滿了希望的聲調繼續着說，「噢，馬特洛納，也許幸福的太陽會照臨我們！……我們不要喪失勇氣，對不對？」

她也充滿了熱忱。

「是的，祇要不喝酒，」她停了一會，用懷疑的語調說。

「現在不要說這個；那完全要看情形怎樣……一旦我們的生活變得不同了，我的習慣也會改變。」

「但願如此！」馬特洛納從心底歎息着。

「哦，不要再說這個了！」

「親愛的格里奇卡！」

他們分開了，互相領會了完全新奇的感覺。他們充滿了快樂的勇氣，而且下了決心去發揮他們所有的精力，爲的是要把他們的新的工作做好。三四天過了，奧羅夫便已爲他的敏捷和熱心博得了多少的讚語。但同時他注意了旁的侍者都嫉妬起他來，拚命和他齟齬，所以他不得不時時刻刻提防。這在他心中喚起了一種敵對之感。而在這之前，他還和普洛雷姆是好朋友呢。這些夥伴們的祕密的和公開的敵視對於他簡直是一種痛苦。

「嫉妬的畜生，」他自思着，磨着他的牙齒。「但我總有一天要找一個機會還他們的禮的！」不知不覺地他的思想移到了瑪特洛納——因爲他可以和她暢談一切。她不會嫉妬他的成功，而且不會，像普洛雷姆那傢伙一樣，用炭酸燒壞他的靴子。

每天都是同樣的忙碌，恰像奧羅夫起初所經驗的那樣。但是現在他對於這個並不覺得怎樣疲勞，因爲他一天一天地更習慣起來了。他學會了區別各種不同的藥品的氣味，他，有機會就聞聞伊打酒，他覺得非常中意。他覺到了伊打酒的氣味是和一大杯伏特加酒一樣使他興奮；他現在能夠很迅速地懂得醫生的吩咐；他們叫他做甚麼，祇要向他示意就行了。他很會說話，又很有趣，而且知道怎樣替病人解悶，這就更加使醫生和醫學

生們高興了。他的新職業給予他的許多印象合在一道來提高他的情感，增加他的自尊。他心裏感到一種強烈的慾望，想做一件甚麼偉大的事業，這樣一切人們的注意都會集中於他，而且人人都會爲他驚異。他幾乎好像到現在纔第一次自覺是一個人，而且他好像覺得有一種英雄的舉動向自己向人家證明這個的必要。

滿懷着這種新奇的野心，奧羅夫做了各種冒險的舉動，希望在旁觀者的眼中顯揚自己。比方，他會不等另外的侍者的幫助，獨自把一個笨重的病人從睡牀扶到浴室去；他照料虎列拉病人中的最不潔淨的，毫不畏縮，好像很輕視傳染的可能性似的，而對付死屍也用一種輕傲的冷淡。

但就是這一切都不能使他滿足。他還是渴望做一件更偉大，更不尋常的事業。這種不息的渴望使他痛苦，使他回復了以前的抑鬱，而且當他沒有別人可以談話的時候，他便向瑪特洛納傾吐心懷。

一個傍晚，當他們下了班，喝過了茶的時候，他們一道走到田野裏去。病院是在城市的背後稍遠的地方，綠色的遼闊的平原中，一邊是黑暗的森林的邊緣，一邊是遙遙的

城市的模糊的輪廓；向北面，田野伸展到遠方去，漸漸地消失在朦朧的藍色的天邊；在南面，接連着一個深谷樣的河岸，河流穿過鄉間的大路，兩旁有排列均勻的樹木蔭蔽着。太陽正在落下去，城裏禮拜堂的高塔上的金十字架，聳出在花園的暗綠上面，襯着天空，帶着牠那一切的光輝閃爍着，反映出金色的光芒。房子的窗也反閃着落日的紅光。遠處傳來的音樂可以聽到。從那密佈着沿河一帶的樅樹的殘枝敗葉的繁茂的峽谷裏。浮起一陣香烈的氣味，同時晚風從森林裏帶來了混合的濃郁的芳香的柔浪。一種柔和的，甜美地憂鬱的，然而不是強烈的感情籠罩了這整個的遼闊的空曠。

奧羅夫夫婦默默地走過田野，歡欣地吸着新鮮的空氣，這，和病院的寡悶氣相反，對於他們好像不祇是普通地愉快。

「聽！一個樂隊！……這是在城裏還是在兵營那裏？」瑪特洛納低聲地問她丈夫，他好像是沉在默想裏了。

她不高興他這樣獨自默默沉思。在這樣的瞬間，他對於她顯得生疏和隔閡了。這幾天來他們見面很少，所以他們在一塊兒的這個瞬間，她更覺得珍貴了。

「一個樂隊？」格里哥立問，好像從夢中驚醒一樣，「這樣的音樂真是該死！……你應當聽一聽我的靈魂裏響着的音樂……那纔是最合宜的音樂呵！……」

「你說的是甚麼一種音樂？」馬特洛納不安地凝視着他的眼睛。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甚麼一種音樂……我不能描述給你聽，就是我能夠，你也不會懂得的。我的靈魂好像生氣勃勃似的……我願意走向前面；遠遠的，遠遠的地方……我願意發揮我所有的精力……哦！我心裏感到那麼無限的精力！……假定這個虎列拉會化爲一個人，化爲一個巨人，化爲伊利亞·木羅美茲（Илья Муромetz 係一個民間傳說中的英雄——譯者）……那末我要和他角力，我們要看到底誰勝利！……你利害，我，格里奇卡·奧羅夫，也利害……我們要看兩個人到底誰利害些！……我要征服他，就是我自己在這戰鬥中喪失性命，也不要緊……他們爲在綠色的花園裏爲我擊立一個十字架，「紀念格里哥立·安特列也夫·奧羅夫……爲俄羅斯屠清虎列拉的人。」……這歌是我所希求的！」

他說話的時候，他的面孔漲紅，他的眼睛閃爍着。

「我的親愛的勇敢的人！」瑪特洛納低聲密語着輕柔地靠近了他。

「如果我能夠做一點有益的事，我願意把自己投在一直把尖刀上……你懂得嗎？」

……不是爲了我自身的利益，而是爲了使人們生活得更幸福……我看見了像醫生瓦希欽珂和醫學生曹契立亞科夫這樣的人；他們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驚人的。人會以爲他們早就要求疲勞過度而死的……你以爲他們工作是爲了愛錢嗎？單單是爲了錢，沒有人會那樣地工作的！主任醫生自己已經有許多的錢……他再也不需要了……他已經是一個富人……不久以前，他病了的時候，瓦希欽珂醫生伺候了他四天四夜；在這整個的時間內他沒有回家過一次……在這一切中，錢是沒有作用的；他們這樣做是由於同情，他們憐憫人們，因此他們犧牲自己……爲了誰呢？……爲了一切的人……爲了密西卡·烏梭夫，正如爲了別的人一樣……他們醫治他，費了和醫治別人一樣多的方，而且當他漸漸好起來的時候，他們非常歡喜。這個密西卡，如果按照他應得的罪，他是應當坐牢的，因爲大家都知道他是一個賊或者更壞的傢伙！……可是當他第一次起牀的時候，他們快活極了，爲了純粹的喜悅大笑起來！……我也想像一嘗這樣的快樂；當我們看見他們是怎樣高興的

時候，我滿懷羨慕，於是我很熱心地想望做他們所做的事，但是我怎樣開始呢？……哦！這真是件不容易的事呀！……」

他做了一個絕望的手勢，表示出他的失望，於是重又耽於深深的默想。瑪特洛納沉默着，但她的心臟跳動得很快。她的丈夫的興奮的心境使她漠然地感到不安。她在他的言語裏清晰地覺到他在受着的燃燒的痛苦，那是在她認為他的不可思議的憂鬱的發作之際壓迫着他的一種痛苦。她愛她的丈夫；而且她所需要的是一個丈夫，不是一個英雄……

他們走到了那險峻的河岸，互相挨近地在草地上坐下。初生的赤楊樹的羽毛似樹梢在他們上面點頭。在下面，在河那邊，籠罩着藍色的霧，發出敗葉，松針和濕土的蒸氣。一陣微風在峽谷上面吹來吹去；初生的樹梢輕輕地擺動着，整個的樹林同時洋溢着一陣羞澀的低語，好像有甚麼愛人兒睡在他那樹蔭下。鮑生怕驚醒了他似的。星星從上面而下地照耀着，燈光從市鎮上閃爍着。襯着黑暗的背景，看上去好像有美麗的顫動的花的花園一樣。奧羅夫夫婦默默地坐着。格里哥立用他的手指在膝上敲着，瑪特洛納注視着他，輕輕地歎着氣。

突然她把她的手臂挽在他的頸上，把她的頭靠着他的胸膛。低低地說——

「格里奇卡，我的親愛的人，我心愛的人！你變得對我多好了，我的親愛的勇敢的小伙子！……我們現在的生活正跟和我們剛結婚的時候一樣——你從不對我說一句重話……你和我談話，把心事通通告訴我……你從沒有罵過我一次……」

「你已在渴望這種事情嗎？假使這樣，我要給你一頓飽打，」他開玩笑似地說，這時他心裏對於她除了同情和親切外再不感到甚麼。他輕輕地撫摩着她的頭髮，在給予她這種父親式的愛撫中體驗了一種真正的快樂。她這時在他看來好像一個小孩子一樣。她坐在他膝上。軟綿綿地溫暖地窩藏在他的懷裏。

「我的親愛的，親愛的人！」她低語着。

他深深地呼吸着，話從他口裏傾吐出來，那對於她，對於自己，都滿含着新的意義。

「噢！我的可憐的小女孩！……小妖精！現在你可知道，在這世界上你沒有一個比你丈夫更親近的人了！你老是從眼角裏用那麼一種懼怕的眼光望着我。假使我時常傷害

了你，那也是因爲我受着那劍刺，摩特立亞！我們住在洞窟裏……我們看不見陽光，我們不認識一個人。現在我們離開了那洞窟，來在許多人中間。我是怎樣地昧於世故呀！……現在我纔明白妻子是一個人的最好的朋友，也可以說是他的心腹朋友。因爲男人們是惡毒殘忍的……他們老是拚命地互相殘害……那個普洛甯姆·瓦爾珂夫就是！……那該死的傢伙！……我們不要說這個了，摩特立亞。我們終有一天會好起來的，我們不要喪失勇氣！我們要像人樣地、合理地生活，我們不能嗎？你說怎樣，你這可愛的小鵝？」

她哭了。淚珠滾下她的面頰，她感覺到了他給她描繪的幸福；她祇用接吻回答他。

「哦！我唯一心愛的人！」他低聲說，酬答了她的愛撫。溫柔地依偎着，他們坐在那裏，吻着彼此面頰上的有鹽味的淚水。奧羅夫用同樣的新的聲調繼續說了一會……

天完全黑了。無數的星兒照耀着黃昏的天空，帶着得意的憂愁俯瞰着大地。他們周圍的平原像上面的天空一樣的沉靜。

七

他們漸漸地養成了在一起用早茶的習慣。他們在田野裏談話以後的第二天早晨，奧羅夫臉上帶着陰鬱的，激動的表情出現在他妻子的房間裏。菲麗查塔生病了。瑪特洛納一個人在房間裏笑容可掬地來迎接她的丈夫。但是她看了他的表情驚駭了，不安地問道——「怎麼的？你病了嗎？……」

「我沒有怎樣！」他冷淡的回答，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把她倒給他的一杯茶拉到面前來。

「那末甚麼回事？」馮特洛納期待着一個回答。

「我完全沒有睡覺，我想了整整的一夜。昨天我們真是太傻了，彼此都太軟弱了。我現在覺得害羞；那種事情是不會達到好結果的……女人們常利用她們丈夫軟弱的瞬間來佔得便宜。但你不要以為你這樣做會成功的……你制服不了我的……這就是我所要對你說的話！」

他着重語氣地反覆着這些話，但從不望她一眼。她反倒沒有把她的視線離開過他。

「你昨天對我那麼和善，那麼親切，那末你後悔嗎？」她低聲地說，她的嘴唇痛苦地顫抖着。「你吻了我，溫存了我，那末你懊悔嗎？我聽了這個真害怕，害怕得很呀……你的話刺傷了我的心。你到底要怎樣做呀？我拖累了你嗎？……你不再疼愛我了嗎？」

她說這話的時候，搜索地望着他，她的聲調是痛烈而挑激的。

「我不是那個意思，」格里哥立惶惑地說。「我祇是一般地講……我們同住在一起的地下室……你自己也知道那是甚麼一種生活！連回想一下，都使我痛苦……現

在我們總算爬出來了，走進了光明之地，而……我真有點驚慌失措……變化來得這麼快……我對自己都好像一個陌生人一樣……而你也好像變了……此後又會怎樣呢？」

「此後又會怎樣？那就要聽上帝的意思了，格里奇卡！」瑪特洛納用嚴肅的聲調說「我祇求你這樣；不要因為你昨天對我那麼親切而懊悔。」

「算了吧……不要再說這個了！」格里哥立用同樣憂鬱的聲調打斷她的話。「你知道，我已經想了一夜，我確信從那種事情中是得不到甚麼好處的。我們從前的生活固然是荊棘滿目，但我們現在的生活也並不充滿了薔薇……雖然我不喝酒，不吵架，也不打你……但還是有……」

瑪特洛納歇斯迭里亞地大笑起來。「現在你是沒有時間做那樣的事！」

「假如我高興做那種事，我可以立刻找到時間的，」奧羅夫微笑着說。「但是，我不曉得是甚麼道理，我不想那樣做。而且……我不知道為甚麼……我總是覺得這樣不安……」

他慢慢地搖着他的頭，出神地凝視着前面。

「只有上帝知道你甚麼弄的，」馬特洛納說，深深地歎着氣。「你在這裏過得很好，雖說你工作很忙。醫生都很喜歡你，你做得這樣好……你到底怎麼弄的？告訴我……我看你太不安定了。」

「正是啦……我太不安定了。……因為我整夜地在想着醫學生彼得·伊凡諾維奇最近說的一句話。他說一切的人都是平等的……哦……我不是同人家一樣也是人嗎？……然而，比方，這個瓦希欽珂醫生就比我好、彼得·伊凡諾維奇也比我好，許多其他的人也比我好。我自己可以看出我不是我們的同等人……我覺得我端一杯水給他們都不配。他們醫好了密西卡·烏梭夫而且這樣他們覺得很快活……我可不能理解這個。我不知道看見一個人病好了，有甚麼理由要快活！……生活常常比虎列拉的陣痛還要壞，假使你正面凝視事實的時候。他們知道得和我一樣清楚，可是他們快活……我願意能夠和他們一樣感受那種快樂；但是我不能夠，因為，像我剛才說過的，我找不出甚麼理由要快活……」

「這是因爲他憐憫人類，」瑪特洛納接着說。「而且是那般憐憫——……病院的婦女方面也正是一樣。如果一個病人漸漸好起來了……哎呀，對她是怎樣地大驚小怪呀！當她出院的時候到了，她們貢獻她忠告，給她藥品和金錢……我看了這個的時候，我常常感動得流淚……他們真是好人，充滿了同情！」

「你說流淚，但這祇使得我詫異……使我充滿了驚訝！……」

他爸爸他的肩，擦着他的前額，帶着迷惑的表情老望着他的妻。

突然她熱心地急劇地說起話來，努力向他證明人類是的確值得憐憫地看待的。傾向前面，溫柔地凝視着他的面孔。她滔滔地真摯地談到人類，談到人類所負的生活的重擔。可是他祇是注視着她，自己在想——「且看看她們高興的時候，她們是怎樣健談啊，這些女人們，她們那裏來的這許多的話？」

「你，你自己，也有一個憐憫的心腸，」她說。「我聽你說過如果你力量夠的話，你很想毀滅虎列拉。那末你爲甚麼要毀滅牠呢？照你剛才所說，這是有益無害的。就你來講，這對於你也沒有害處——恰恰相反……自從我們城裏發生了虎列拉以後，你的

景况不是好了一些嗎？」

奧羅夫突然大笑起來。

「不錯！不錯！虎列拉一來，我的景况的確好多了！該死！周圍的人們像蒼蠅一樣地死去，而我的景况却因此好起來！……：哈！……：哈！……：哈！……：這就是這世上的道理！想到這個真夠使人發瘋了！」

他從椅上站起，走去工作；他還在笑。當他走過走廊時，他又想到沒有人聽見瑪特洛納的聰敏的談話真是可惜。「她說這些話是怎樣機敏呀！……：雖然她祇是一個女人，她說話却十分聰明！」

他開始工作，還是在這個愉快的念頭的影響之下；雖然他一進病房，病人的呻吟和悲歎便落到他耳裏。

他的感覺的世界一天天擴大了，同時他的內心漸漸需要表達他所思索和感覺的東西。不錯，他還不能夠明確表述他內心的一切，給他以明白的表現，因為他的印象和思想的大部分，他自己還不能夠了解。他意識到他不能像旁人一樣爲了人家的幸運和平安

而快活，便越發覺得苦惱。可是他日益渴望做一件偉大的事業，不平常的事業，這樣，他可以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他在病院的地位，在他看來是很尷尬的；他覺得自己是腳踏兩頭。他的上面是醫生和醫學生，他的下面是侍者；他兩邊都不能相比。寂寞的感情侵襲了他，他覺得好像是命運，爲了捉弄他的緣故，把他從他自己的地位拉開，將他像一片羽毛捲在風裏一樣地捲動。他可憐自己，去找她的妻，爲的是她也許可以安慰他。他這樣做常常違反自己的意志，因爲他有一個觀念，就是他的開誠布公也會降低他在瑪特洛納眼中的地位。但是他還是繼續信賴她。他常常帶着陰鬱的，憤慨的或輕傲的心情到她那裏去，而離開她時便感到了安慰和愉快。瑪特洛納很懂得使用恰當的言語。她並十分善於辭令，她的話，在有些人聽來，也許是軟弱無力的，但是她們却充溢着確信，格里哥立驚訝地注意到了她日益影響他的內心生活，他的思想漸漸朝着她，而且他更加不斷地感覺得有向她傾吐心懷的必要。

瑪特洛納也很快地覺察到她對於他變成怎樣了，而且不斷地努力去加強她對他的日益增大的影響。她就是自己沒有意識到這個，她是在病院裏的匆忙的有益的生活也顯然

增加了她的自尊。她不要回憶過去或訴苦，但是當她想起她以前在黑暗的地下室的生活，她那憂慮的狹隘的圈子，她的丈夫，以及她的手藝的時候，她不由得把她的過去和她現在的景況對照起來；於是她以前的生活的圖畫消失在漸漸朦朧的遠景中了。病院當局因為她的敏捷和勤快而看重她，大家都對她很親切。被當做一個人看待對於她是這樣新奇的經驗，她的精神煥發了，她的生活的快樂也增加了。

有一次，當她做夜班的時候，胖子女醫生開始詢問她從前的生活。瑪特洛納很坦白很無拘束地把一切告訴了她，於是突然停止了！浮着一種奇妙的微笑。

「你爲甚麼笑？」女醫生問。

「當我想着我的生活曾是怎樣地痛苦的時侯，我忍不住笑……你會不大相信我，但是我當時並沒有覺得怎樣受傷和痛苦……到現在我纔開始明白。」

對於過去生活的這種回顧，在瑪特洛納的胸中激起了對他丈夫的新的反感。她總是那麼關心格里哥立，向他表露一個可愛的妻子的一切愛護；可是同時她又覺得格里哥立對她是有罪的。有時和他談話的時候，她差不多採用一種底護的調子，因為他的不斷的

不安定使她替他擔心。她的心裏常常懷疑同他過一種安靜的平和的生活是不是會有可能，雖然她還是堅定地相信格里哥立終有一天會安定下來，抑掉他的抑鬱的。

依照事情的常軌，他們應當漸漸相安，對於他們共同的日常生活調和起來。他們都很年青，強壯，勤勉，而且許多在這同樣地位的人會很心滿意足的一天過一天，度着一個普通工人的灰色的，陰暗的生活——一種貧乏甚至於飢餓的生活——他們的精力消磨在備置每天的麵包的工作中。但是由於格里哥立的內心的不安定，這種常軌的生活成爲不可能了，他的那種不安定使他的內在的靈魂不能和日常工作的單調調和起來。

一個陰蔽的九月的早晨，病車開到了病院的院子裏，普洛甯姆從車裏扶出又一個流
行病的犧牲者，一個黃臉的，憔悴的，半死的小孩子，穿着塗滿許多顏色的斑駁的衣服。

「又是一個彼得紐考夫的房子裏的病人！」車夫回答那探詢這新的病人是從甚麼地
方運來的這個問題。

「齊戚克！」奧羅夫帶着一種痛苦的聲調叫着。「啊呀！是塞加。小鬼，你認得我
嗎？」

「是的，我認識，」齊威克很費氣力地說，他正躺在昇床上，翻動他的眼睛瞟了站在他後面的奧羅夫一眼。

「噢！你這快樂的小鳥兒！這是怎樣發生的？」奧羅夫問。他看了這個被痛苦的病症弄得筋疲力盡了的小孩，十分激動了。

「爲甚麼不能夠放過這個無辜的孩子？」他叫了出來，慢慢地搖着他的頭，好像把他所有的緊張的恐怖都集中在這一聲叫喊裏。

齊威克默不做聲，渾身戰抖着。

「我冷呀！」他說，當他們把他放在床上，脫掉他的襤褸的，彩色沾污的衣服的時候。

「我們立刻給你洗一個熱水浴！」奧羅夫應許他。「我們要很快地使你復元。」齊威克搖搖他的頭。

「不，格里哥立叔叔……我不會再好了，」他用一種遲鈍的聲音細語着……「彎腰向着我……我偷了手風琴……藏在一個木棚的一根木頭下面……前天……」

我第一次拉過牠……呵！多麼美麗呀！……隨後我的肚皮就痛了……這是罪惡的懲罰……還了這東西吧，格里哥立叔叔……那奏手風琴的有一個妹妹……噢……

……呵……噢……

他全身搖動，帶着劇烈的痙攣扭扭着。爲這小孩，他們盡了他們一切的力量，可是這個虛弱的身體不能夠保持生命的光輝了。就在那晚上奧羅夫把齊威克的軀體運到陳屍所。他感到好像他自己受了一個打擊或損害。他打算弄直這小小的軀體，可是沒有成功。他帶着一種煩惱的感覺，一種陰暗的，憂鬱的心情，離開那地方，那曾是污潑，歡樂，而現在是這樣可怕的被了相的孩子的影像，不斷地在他的眼前。

當他面着死亡的時候，他很難堪地意識到了自己的無力。在這小齊威克身上他花了多少心機，而醫生們是怎樣熱心地想救活這孩子呵！……但是無論怎樣他還是要死！……事情是這樣不公平呵！……格里哥立他自己總有一天也要一個樣子收拾他的行李。不留一點痕跡。於是一切都要完結。他渾身戰慄，他立即體驗到一種寂寞的，被遺忘的感覺。他感到他有向一個喜於理解的人訴說一切的必要。他常常打算和醫學生中的一個作

一次長談，可是在這裏沒有工夫推究哲學；所以除了和他的妻談話以外別無他法。帶着
一種沉重的，難堪的心情他去找瑪特洛納。

她正下了班，在房間的一個角落裏洗臉。暖壺準備好了，在桌上沸騰着，冒着蒸
氣。

格里哥立默然坐下，凝視着瑪特洛納的裸着的圓肩的肩膊。暖壺開了，把水蒸氣的
水點噴在四圍。瑪特洛納洗濯的時候也四處濺着水花。在走廊外，可以聽到侍者的脚步
急劇地走來走去，格里哥立竭力由脚步聲猜想出誰在走過。突然在他看來好像瑪特洛納
的肩膊和小齊威克在虎列拉瘧疾的陣痛中在牀上輾轉的軀體一樣冰冷，一樣汗流潮濕。

格里哥立顫抖着，用低低的聲調說——

「塞加死了……」

「死了！……塞加死了？上帝安頓他的靈魂罷！」瑪特洛納虔敬地叫着，差不多沒
有停止她的騷鬧的洗濯，從嘴上升到鼻梁飛濺着肥皂泡沫。

「我很爲那可憐的孩子難過，」格里哥立用一種憂愁的聲調說。

「他可真是一個玩皮的孩子，」瑪特洛納插着說。

「哦，現在他已經死了，不要講他吧！他生前怎樣，不關我們的事……我真的爲他難過！他是這樣一個敏捷的聰敏的孩子！手風琴……唏！……他真是一個機靈的孩子！有時一個念頭浮在我的心上，我很想教他——並不當他是一個學徒……他是一個孤兒，他也許會依戀我們，做一個兒子……我恐怕我們要永遠沒有孩子！……我不懂是甚麼道理。像你這樣一個強壯，健康的女人，你不生孩子。……你有過一個，但是死了！……噢！祇要我們有一對小娃娃的話，我相信我們的生活不會這樣無聊的……照這樣，我工作了又工作，這一切有甚麼結果？祇是給你和我備置每天的麵包！……爲什麼我們需要每天的麵包？爲的是我們可以工作……生活沒有一點意思或意義地兜着圈子……祇要我們有孩子的話，他們會完全改變我們的生活的……是的……完全……」

這一切都是用一種煩悶的，不快的聲調說着，他的頭垂在胸前。瑪特洛納站着傾聽他一切要說的話；但是漸漸地變得蒼白了。

「我強壯又健康；你也這樣，」格里哥立繼續說；「可是我們沒有孩子。這是甚麼

道理？……我想了又想，直到我變得非常憂鬱，於是自暴自棄地走去喝酒！」

『你說的都不是真話！』馬特洛納用一種堅定的高聲說。『你不在說真話！……如果你那喝酒，那祇是你自己的放蕩的習慣使你不能戒絕。我沒有養小孩子和這有甚麼相干！那念頭是錯誤的，格里哥立！』

格里哥立被她的話弄昏了。他站起來倚在椅背上，望着他的妻子，差不多不認識她了。他以前從沒有看見過她這樣發怒；她的眼睛會含着這樣無情的憤怒凝視着他；以前她從沒有用這樣狂暴的力量說話的。

『說下去……說下去』格里哥立一面挑戰地說，一面捏着椅背。『我很想聽聽你還有甚麼話要說！』

『你立刻會聽到！……如果你不是這樣無理地責備我，我決不會說剛才的話！你說我不爲你生小孩！……對的！……我永遠不會爲你生小孩……我不願意爲你生小孩，你這樣的對待我！』

她的聲音夾着哭泣，說到最後的一句話，她幾乎大哭起來。

「不要鬧！」她的丈夫用一種嚴厲的聲調說。

「你要我提醒你，爲甚麼我沒有小孩嗎？……你想想，格里查卡，你是怎樣常常虐待我，不斷地踢我的身體！你算一算你給我的耳光和敲打，你磨折我的次數吧！你是怎樣打得我常常流血，我的衣服總是浸在血裏。我的親愛的丈夫，是你的殘酷使得我不生小孩的呀！……現在你反來責罵我？……你凝視着我，你不害羞嗎？你這謀殺者，你？……是的，你是一個謀殺者，因爲你殺死自己的孩子！現在你硬把罪過堆到我身上！……堆在忍受了一切，饒恕了你一切的我的身上了！這些話我是永遠不能忘記，不能原諒的；我會記在心裏一直到我死的時候！……那末你以爲我不是和旁的女人一樣，渴望着孩子嗎？你以爲我不願意有一個孩子嗎？……有許多晚，我睡不着的時候，我總是禱告上帝保護我胎裏的孩子……你這謀殺者！當我看旁的女人的孩子的時候，我懷着羨慕和苦惱，眞哭得出來，因爲這種幸福拒絕了我……噢！聖母呵！我是怎樣常常癡望着塞加是我的孩子！我會怎樣去照顧他！……然而，不願這一切，你倒要來責罵我沒有爲你生一個孩子！……」

她的呼吸窒息了，話斷續地從她的嘴裏傾吐出來。她的面孔充滿了血，皮膚裏現出許多紅塊；她顫慄着，扼着被嗚咽噙住了的咽喉。

格里哥立蒼白而又困惑地坐下，還是緊緊地握着椅背；用睜大的眼睛望着這個女人，他的妻子，可是她現在好像對於他成了陌生的人了。……他怕她……他怕她會抓住他，把他勒死。她好像用她的閃閃發光的怒目威嚇着他。在這個瞬間，她高出他萬倍；他感到了這點，因此他畏懼她。他不能夠跳起來打她，像他從前所儼的那樣，因為他不能不被那把她造成了一個新人的道德和心靈的力量怔住了。

「你傷了我的靈魂，格里奇卡！……你對我的罪孽是很大的……我忍受了一切，默不作聲……那是爲什麼？因爲我愛你……而且我還是愛你，可是我再不要受你的這些責罵了……這不是我的能力所能儼得到的了……雖然你是上帝賜給我的丈夫，我爲了你的那些言語，還是要詛罵你！」

「住嘴！」格里哥立咆哮着，露出他的牙齒。

「喂！到底吵些甚麼；你們忘記了在甚麼地方嗎？……我們這裏是不能吵架的！」

格里奇卡的眼前好像蒙了一層濃霧。他沒有注意誰站在門口，用完全的低音在說，他把這個闖入者推到一旁，衝過他跑到露天裏。瑪特洛納在房間的中央站了一會，好像嚇得目瞪口呆了，於是伸張着手臂顛躓地走到牀前，倒在牀上，大聲嗚咽起來。

天漸漸黑了。月亮的銀色的光輝穿過雲的裂處，斜照在地板上，使房間的其餘部分顯出藍色的陰影。漸漸地，濛濛的細雨開始擊在窗板上，沿病院的牆流了下去——好像是那帶着潮濕的，有臭味的陰沉天氣的將屆的秋天的先驅一樣地在嗚響着。鐘擺帶着她那嘀嗒的聲音，劃出每一秒鐘的經過。雨點不斷地擊在窗板上。一點鐘一點鐘的過去了，雨還繼續地下着。這女人不動地躺在她的牀上，用她那睜大的發紅的眼睛望着天花板。她的面孔暗鬱憂愁，她的牙齒緊緊地咬着，她的顴骨好像特別突出；她的眼睛裏有一種憂愁和苦痛的期待的神色。雨還是不斷地打在牆上和窗上。那聲音好像有人用一種單調的却又娓娓動聽的聲調密語，竭力去說服別人；沒有急劇地這樣去做的力量，却有訴說的理由，因此他想用這種苦惱的冗長的低訴去達到他的目的，完全缺乏真正的信仰的熱情。

雨的黎明的灰色的微光把天空染成剝落了洋漆的鋼鐵的顏色。睡眠還沒有訪問瑪特洛納的眼睛。從單調的雨聲的漸瀝中她好像聽到了不祥的反覆着這問題——

「再怎樣呢？再怎樣呢？」

這個問題好像用一種不可抵抗的力量壓在她心上，好像一種沉重的苦楚在她的腦裏反響着。

「再怎樣呢？」

她害怕回答這問題，雖然有時回答會自然而然地浮現在她的醜酒的，野獸般殘酷的丈夫的影像裏。放棄充滿了愛的平和生活的夢想——這個他最近幾個禮拜以來懷抱着的夢想，對於她是這樣難受，她用盡了她的一切力量排開她的不祥的預兆。同時她更覺得清白了，如果格里哥立回復到他以前的邪惡的道路去，他們的共同生活會絕對地不可能了。她把他看成一個不同的存在；她自己也變樣了，她祇能帶着嫌惡和恐怖回顧她的過去的生活。她以前不曾知道的新的感覺在她心裏覺醒了。但是她到底不過是一個女人，過了此時她開始責備自己不該參與剛才的吵鬧。

「這到底是甚麼回事？」

「慈悲的主！我好像完全失去知覺了！……」

在這種痛苦的矛盾的思想中又過了整個的一個憂愁的鐘點。天已經大亮了；濃霧籠罩了田野，天空藏在灰色的沉重的雲裏。

「瑪特洛納，是你去工作的時候了！」

機械地服從着這呼喚，她慢慢起來，洗了臉，拖着無精打彩的、沉重的脚步走進了病房。在這裏，她的疲憊的模樣，她的憂傷的面孔和浮腫的眼睛，立刻引起了那些值班的人的注意。

「你怎麼回事，瑪特洛納？你病了嗎？」女醫生問她。

「不，我沒有病。」

「你可以坦白地說；不要怕麻煩。你知道你如果有甚麼毛病，我可以找人代替你。」

瑪特洛納恐怕這個好心腸的，但是陌生的人看出她的心裏的苦痛，她覺得困惱了；

因此，鼓起她的最後的餘勇，她微笑地可又帶着刺痛的心回答道——

「真正沒有甚麼毛病！……我和我的丈夫小小的吵嘴了……現在一切都過去了……真正沒有甚麼別的事。」

「可憐的人！」女醫生歎着氣，她完全知道瑪特洛納以前的生活。

瑪特洛納覺得她好像要倒在這個女人的腳邊，放聲大哭一場。但是她壓抑了自己，緊緊地閉着她的嘴唇，她需要用她全部的自制力去忍住她的眼淚。

她一下差，立即跑回了她的房間。向窗外一瞥，她看見了病車從田野中開來，顯然又載着另外的病人到病院來了，從雲裏還是不絕地下着濃密的細雨——田野是空曠無人。瑪特洛納從窗前進開，深深地嘆了口氣生在桌旁。

「再怎樣呢？」這個問題還是在她的腦裏響徹着；她的心臟和這句話合着拍子。她在深重的恍惚昏迷裏一個人在那裏坐了很久，雖然走廊上的每一個腳步聲總使她驚起，不安地望着門口……

門終於開了，格里哥立出現了，她沒有驚起，也沒有移動，因為在那一瞬間，好像

外面的陰鬱的濕雲突然落在她的身上，用牠們的重量壓着她。

格里哥立站在門邊，於是，把他的濕帽投在地板上，他拖着沉重的吱吱作響的腳步走向瑪特洛納，他渾身透濕，水從他的身上流溢出來。他的面孔漲紅，他的眼睛朦朧，他張着嘴癡笑。他走得更近的時候，瑪特洛納可以聽到水從他的靴裏徐徐流出。他露着可憐的模樣，瑪特洛納就是在最惡的夢裏也不會想像到他這種樣子。

「你成個甚麼樣子呵，」她平靜地說。

「我可以伏在你的腳下，請求你的饒恕嗎？」格里哥立問，軟弱地，綿羊般地搖動着他的頭。

她默不作聲。

「不？哦，隨你的便吧！……我走了一個通夜，想着我對你是不是有罪的。終於我決定了，是的，我是有罪的……現在我來求你饒恕，你允許嗎？」

她還是沒有開口；痛苦的回憶使她的心臟碎了，因為當他站在她面前的時候他發出伏特加酒的氣味。

「聽吧！不要過於裝模做樣吧！利用這個清醒的，好意的機會吧。」格里哥立用一種更大，更帶威嚇的聲調說。「你饒恕嗎？」

「你醉了酒，」瑪特洛納嘆着氣說。「去睡吧。」

「你說謊！我沒有喝酒，我祇是疲倦了……我到處走着，想着……我想到了許多事，我的親愛的，當心你在做甚麼！」

他威脅地向她搖着他的手指，在他的口的周圍浮着一個勉強的微笑。

「爲甚麼你不說話？」

「我現在不能夠和你說話。」

「爲甚麼不能夠，請問？」

他的臉突然漲紅了，他提高他的聲音。

「挑起昨天的吵鬧的是「你」呀；叫罵的也是「你」呀……「我」現在倒來請求你的饒恕。你很明白嗎？」

當他說話的時候，他的態度很興奮，他的嘴唇顫動，他的鼻孔張開。瑪特洛納很知

道這些徵候預告什麼，那地下室，那禮拜六晚上的吵鬧，他們的空虛生活的一切悽慘景象。

「我看得非常清楚，」她用一種堅定的，決斷的聲調說。「你又變成野獸了！眼！一定是這樣！」

「我是不是野獸，和事情毫無關係！……我問你是不是會饒恕我？那麼你怎樣想？……你想沒有你的饒恕我不能生活嗎？哦，沒有這個我是可以很好地過活的……可是我還是來求你饒恕……你懂得嗎？……」

「不要管我吧，格里哥立！不要！」瑪特洛納厭煩地叫，轉身離開他。

「不要管你？這就是你需要的？」格里哥立用一種惡毒的聲音大笑着。「我走開，你留在這裏，一個人，自由自在？……不，那是不行的！看你喜不喜歡這個！」

他抓住她的肩膀，把她緊緊地抵在他身上，拿出一把摺刀在她的面前揮舞着。這刀有一個短而厚的，生鏽的刀口。

「哦！怎麼樣，你喜歡這個吧？」

「哦！我願你把我刺死，了結一切。」馬特洛納說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她掙脫了他的緊握，走開了。

格里奇卡退了一步；她的說話的聲調使他充滿了驚訝。他常常從她的嘴裏聽到這同樣的話，可是這些話從沒有用這樣一種絕望的聲調傾吐出來。她看見刀再不有懼色，這就使他驚到了。有一息息工夫，他準備去打她——但是他又不能夠也不願意。對於他的威嚇她表示毫不在意，這使他有點茫然若失了，他把刀擲在桌上，聲音裏帶着被抑制着的憤怒問她——

「那末你要甚麼，你這魔鬼！」

「我甚麼都不要，甚麼都不要，」馬特洛納叫，歇斯迭里亞地嗚咽起來。「但是你，你要甚麼？……你到這裏來是想殺我……那麼好，殺我吧，快些幹吧！」

格里奇立望着她，默不作聲。他不知道再怎麼辦；他的感覺變得這樣混雜紛亂了。他是特意來想征服他的妻子的。昨晚他們吵架的時候，她竟至比他還要利害——這個他看得非常明白，想到這個便損了他的自尊。她現在應當服從他，這是絕對必要的。他不

打算向自己說明這是爲甚麼，祇覺得這是絕對必要的。他是一個烈性的，複雜的性情的人，他銳利地感受痛苦，在最後幾點鐘之內想了許多事情，可是他的無學使他沒有能夠向自己說明他的妻的正直和坦白的訴苦在他心中所喚起的情緒的混亂。他覺她是在反叛他，而他帶了力來是爲着恐嚇她，收服她的。他祇想征服她，如果不是她用消極抵抗來對付的話，他很可能把她殺死了的。但是她沒有防衛地站在他的面前，被煩憂傷毀了一——但還是比他利害。這使得他震驚，而且在他的身上發生了一種清醒的功效。

「聽！」他說；「不要瞎鬧了；你知道我用這個很快就可以結果你……在骨節上——下，一切都完結！那會了結一切煩惱和糾紛……這是很簡單的！」

當他這麼說的時候；他覺得他並沒有說出他心坎裏的話來，於是他又沉默了。瑪特洛納依然背向着他，動也不動。她又在狂熱地迅速地回想着她們共同生活的時期；同時她又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再怎麼樣呢？」

「摩特立亞！」格里哥立突然用一種柔和的聲調開始說，把他的手放在桌上，俯向

着他的妻，「我們中間一切都不如意——一切都反常，這完全是我的過錯嗎？我知道我的性情太糟糕了……」

他嘆着氣，慢慢地傷心地搖着他的頭。

「祇要你知道我的心裏是有着怎樣一種創痛呵！我的生活在我看來是這樣地逼窄！……到底，這是一種甚麼生活？比方這些病人，他們對於我能夠有甚麼安慰嗎？他們有的死去了，……有的復了元，繼續活着……而我還是要繼續挨過我的生涯！……可是怎樣呢？……我們所過的生活會比虎列拉的陣痛好多少嗎？這是一個不斷的爭鬥，而且這是怎樣地可怕呵！……噢！我不能够表達出我心中的一切……但是我知道我不能够像這樣生活下去了……但是怎樣改變牠，我不知道……你看，比方那些在病院裏受苦的人；因為他們病了，人是怎樣照顧他們；我也病了……我的靈魂裏有着創痛和痙攣；可是却沒有人來照顧我；所以比起你們來我是每况愈下了。而你說我和畜生一樣……只是一個酒鬼……噢！你不理解我……你是沒有心腸的……」

他用一種清晰，恬靜的聲調說着，但是她很少注意他的話，因為她被她的思想

所佔據了。

「你不回答，」他繼續說，感覺到有些甚麼新奇偉大的東西在他的心裏展開了。「爲甚麼你不說話？」你要甚麼？

「我甚麼也不向你要！」瑪特洛納叫着「爲甚麼你要這樣攪擾我？你要我做甚麼？」

「我要你做甚麼？……哦……你得……我要……」奧羅夫沒有方法確切地表明他要求的東西。他不能明白地用言語傳達出來，這樣來表明他自己，並且使她懂得他所要說的話。可是他看清楚了他們之間有了一道障壁，這不是言語，縱令是娓娓動聽的，所能衝破的了。這個念頭在他心裏喚起了一種狂熱的憤怒。他用緊握的拳頭打在瑪特洛納的頭蓋後面，咆哮起來——

「你這該詛咒的巫婆！你拚命激怒我……我要殺死你，你這妖婆！」

這一擊是這麼兇猛，她把臉撞在桌上了。但是她立刻恢復了，她的眼睛裏帶着一種仇恨和反抗的神情面着他，她大聲叫道：

「繼續打吧！」

「住嘴！不許響！」

「你幹嗎不再打我，我說？」

「哦，你這魔鬼！」

「不，格里哥立，這種事我再不能忍受了！」

「住嘴！我說！」

「我不願再受你虐待了！」

他磨着他的牙齒，倒退了一步，也許是想用更大的力氣去打她吧……但這時候門突然開了，醫生瓦希欽珂出場了。

「這裏什麼事？你們忘記了在甚麼地方嗎？這算甚麼？」

他的面孔帶着一種嚴峻的驚愕的表情。

奧羅夫好像一點也不吃驚，却向醫生點點頭，他說道——

「沒有甚麼！祇是夫妻之間的小小口角……」他用半惱怒，半冷嘲的微笑向醫生笑着。

「你今天做甚麼不上班？」醫生生氣的說，他是被奧羅夫的冷嘲的、無禮的神態所激怒了。

格里哥立聳了聳他的肩，冷冷地回答——

「我另外有事……我有我自己的事要做……」

「哦，這樣嗎？而且昨晚誰在吵鬧？」

「我們，」格里哥立回答。

「哦！你們……是嗎？很好！很好！……你們在這裏好像很隨便了……沒有得到許可就跑了出去……」

「我們不是奴隸……」

「別響！……你想把這個地方弄成酒店吧，你這廢物！……我要讓你知道你是在甚麼地方！」

一種反抗的野性的衝擊，一種想要衝了出去，擺脫一切壓迫他的困惑的感情的強烈的慾望，突然抓住了格里哥立。他忽然覺得做一件非常的事情，特異的事情，他便可以

掙脫羈絆他的靈魂的桎梏，他顫慄着，好像一陣愉快的涼意浸入了他的心，於是用一種靜靜的貓樣的緩緩步走向醫生，他說道——

「不要提起你的嗓子那樣叫！你很知道我在甚麼地方……一個你們殺人的地方！」

「你說甚麼？……你說的甚麼話？」醫生用一種吃驚的聲調叫喊。

格里斯立覺察到了他說了無意義的，侮辱的言語；但是他不願意收回牠；他更加興奮了，繼續說——

「呵！沒有甚麼！你很快就會懂得我是甚麼意思的……瑪特洛納，收拾你的行李；我們走！」

「且慢，我的朋友！首先你要把剛才說的話重說一遍，」醫生用一種不懷好意的平靜的聲音固執着說。「說吧！……爲這個你是應當受責罰的，你這流氓！」

格里奇卡正而凝視着他——他感覺到好像他是在被一陣風吹去。而且好像他的每一呼吸都使他覺得更加輕快了。

「不要叫喊，也不要咒罵，納特里，斯托盛羅維奇！……你大概以爲現任是虎列拉

流行的時候，你有權利任意指揮我……但是你錯了……這裏一切你們的治療都是無益於人類的，這一切都不值半文錢！沒有人需要你們，你們的科學和你們的治療！……哦，如果我叫了你們的地方是一個死的陷阱……也許我是瞎扯……那我承認……因為我在發怒。但是在這裏這樣對我叱叫……你沒有權利這樣做！」

「你不會那麼容易脫身的，」醫生平靜的說；「我要給你一個教訓！……看吧！進來，你們站在外面的人！」

一羣聽眾已經聚集在走廊上。格里奇卡的眼睛閃閃發光，他咬緊了他的牙齒。

「我不叫，我也不怕……但是如果你是這樣急於要給我一個教訓……那麼關於這個要說幾句話了。」

「哦，那末快說吧！」

「我要上城裏去，告訴每一個人，「我的好人，聽！我要告訴他們是怎樣醫治虎列拉的！」」

「甚，甚麼？」醫生說；他的眼睛睜得更大了。

「是的，我們會大家一道上這兒來；我們會激烈地幫助你們消毒……我們會燒起烽火！」

醫生的憤怒變成了驚訝，他諦聽着這個人的話，這是他所知道的一個端正的，刻苦工作的人，可是現在他被這些瘋狂的，反抗的幻想所激盪了。

「你在說些甚麼，你這傻瓜？……你怎麼可以這樣蠢笨！」

「蠢笨」這個字眼和格里奇卡的易感有些抵觸。他覺察到了他十足的應付到這個稱號，可是意識到這個却更增加了他的憤怒。

「我很知道我在說些甚麼！」他帶着發紅的眼睛加說着。「這對於我都是一樣……這對於我這樣的人，都是一樣，無論甚麼時候；竭力抑制我們的衝動，對於我們是毫無用處的。快，瑪特洛納，收拾你的行李！」

「我不走」瑪特洛納用一種平靜的，被抑制的聲調說。

醫生用驚異的眼光注視着他們兩個，不知道怎樣去處置的好。

「你不是醉了，就是發了瘋！」他對格里奇卡說。「你還明白你在做甚麼嗎？」

格里奇卡不能夠也不願意屈服；他想他已不可收拾了。因此用一種自以為諷刺的聲調反駁——

「你問我知不知道在做甚麼嗎？……但是你自己知不知你在做甚麼？消毒？……哈！哈！……醫治病人；而那些好人却因為生活的重壓和苦難正在死亡！……瑪特洛納，如果你不同我去，我要打掉你的頭！」

「我不要同你去！」她站在那裏，面色蒼白，一動也不動，但是當她凝視他的丈夫的時候，她的眼睛裏的神情是冷靜而堅決的。這種凝視有着挫折他的英雄氣概的功效，他的頭垂倒在他的胸前，他默默地掉轉身去。

「他活該！」醫生說「不明白他是甚麼意思！……聽，我的好人。儘快滾你的吧，而且要謝謝你的好運氣，我是這樣容易放過了你！我可把你交給警察，你這傻瓜，現在滾吧！」

格里奇卡含怒地望了醫生一眼。他很可能挨打或被監禁的；但是這醫生是一個好心腸的人，他知道奧羅夫在這時候對於自己的行為是不能負責的。

「最後一次，你同我一道去嗎？」格里奇卡粗聲地向他的妻子。

「不，我不去，」她回答，把她的頭仰向後面，好像是準備挨他 記似的。

「哦——你們通通死去吧！」他帶着絕望的姿勢叫着。「要你們這些人有甚麼用

？」

「你這可憐的傻瓜！」醫生差不多憐憫地叫着。

「不要罵！」格里奇立嚷着，於是轉向他的妻，「哦，你這天殺的賤貨，你看看我要去了！也許我們這生再不能相見了……也許我們會……那要聽我的高興。但是我們假使再相見——那不會對你有好處的……這個我可以預告你！」

於是他走向門邊去。

「別了，你這悲劇的英雄！」醫生用一種譏諷的聲音叫道，當格里奇立走向他面前的時候。奧維夫停了步，把他的憂鬱的發紅的眼睛轉向醫生；用一種被抑制的聲調說——

「你最好不要惹我吧……不要再把彈簧拉緊……她現在鬆了，沒有傷一個人，這是萬幸……不要再試了吧！」

他從地板上拾起他的濕帽，把牠戴在頭上，躊躇了一會，於是再沒有看瑪特洛納一眼，走了出去。

醫生用搜索的眼光望着奧羅夫的妻子，當她臉色慘白的站在他面前的時候。

於是向格里哥立去的方向點點頭，他問她，「他怎麼弄的？」

「我不知道……」

「哼——他現在走到甚麼地方去？」

「他一定是去喝酒。」瑪特洛納用一種確信的聲調說。

醫生繃着眉，離開了她。

瑪特洛納望着窗外。從夜的黑闇中，從風雨中，他可以依稀辨出一個人形正離開病院，向市鎮走去。他是在這暗幽潮濕的蒼茫的原野裏可以看見的唯一的生物。

瑪特洛納的臉更蒼白了；她走到這房間的一個角落裏，跪了下來，熱情地祈禱起來，她的頭差不多俯到了地下，深深的歎息和熱情的祈禱的懇切的辭句從她的唇邊流溢出來，而她的兩手在興奮和痛苦中狂熱地扼住她的咽喉和胸口。

九

有一天我去觀察N鎮的技術學校。校董中間的一個，我私人的朋友，引導我四處參觀。他指點一切新的模範的設備，向我說明一切。

「你知道，我們是可以驕傲着我們的工作的……我們的學校，起初我們只是把牠好像一顆小的種子一樣種植下來的，現在變成一個非常發達的，堂皇的公共建築物了。我們在教員的選擇上是非常幸運的。比方在靴業班我們有一個女教員，她以前是一個靴匠的妻子，是一位可愛的，伶俐的人兒，她的性質簡樸，性格完美。而且她是怎樣的工作

呵！……：他真是一個奇才！……：她教授她的技藝的方法也是非常可驚的，她對於孩子有那樣的耐心和慈愛，她一個月祇拿十二個盧布，住宿在外，要論價值，她是一個寶貴的人……：用她這種微小的收入，她自己養活了兩個孤兒！……：她是一個頂有趣的人，我告訴你……：」

他對於那靴匠的妻子稱贊了那麼多話，使我也急於想要看看她了。不久，我就達到我的願望。有一天，馬特洛納·伊凡洛夫娜·奧羅瓦告訴了我她的生活的悲慘的故事。起初，和她的丈夫分離以後，她沒有給她安靜過——他總是醉醺醺地走來，掀起可怕的吵鬧，祇候她走出來，如果他把她抓住了，就會毫無憐惜地痛打她。她忍受了這一切。病院關門的時候，女醫生答應了給她在學校裏找個位置，庇護她不使她受丈夫的侵害。她這樣做成功了。從此馬特洛納便開始了平和的，勉的生活。靠着她在病院裏認識的助手的幫助，她學會了讀書和寫字；後來她收養了兩個孤兒，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她在孤兒院找來的，——她自己成立了一個家，變得比較快活了，只是帶着憂愁和恐怖回顧她的從前的生活。她愛她的學生，而且認識了託付與她的工作的重要。她完全獻身於

這個工作了。她獲得了學校當局全體的愛護和尊敬。但是一種痛苦的乾咳磨難她，她的消瘦的面頰上的衰弱的緋紅是暗傷她的精力的疾病的徵候。她的灰色的眼睛燃燒着一種難測的憂傷的神色。她同不安定的格里奇卡的結婚生活留下了這些痕跡……

可是格里奇卡在最後三年中完全沒有攪擾過他的妻子。他有時到N鎮去，但是從沒有在他的妻子面前露過面。「他流浪去了，」這是瑪特洛納用來描畫她丈夫所過的那種生活的語句。

後來我有了認識他的機緣。我在這市鎮的一個貧民區裏碰到了他，而且會見了兩三次以後我們成了朋友。他告訴了我他的結婚生活的故事——正是我已從瑪特洛納那裏聽到的同樣的故事。告訴了我這個以後，他好像沉思了一會，於是加着說——

「是的，馬克西姆·薩瓦迪伊奇，這一切就是這樣發生的……就是這樣，我好像被高舉起來，於是被殘忍地擲下。我並打算做什麼英雄的事業了。可是我還感到強烈的慾望，想做一件甚麼非常的事業，甚麼特異的事業。我很想把地球上的一切碎為塵末……或者集合一隊酒友殺盡世界的一切猶太人——一個不留做一件使我高出於一切其餘

魂的唯一的东西；有一種永遠不滅的火焰，燃燒着我的靈魂……一切都好像在和我作對；這市鎮，這鄉村，各生活境况中的人……我討厭這一切！發明點甚麼比這一切更好一些東西，難道沒有可能嗎？世界的一半好像在蠶食另外一切……除了毀滅這一切，沒有旁的辦法！噢！生活，生活，這是甚麼一種鬼發明呵！」

奧羅夫和我坐着談天的這酒店的笨重的門，前後擺動着，時時發出一道輾軋的，合意的聲音。人警視着這黑黝黝的內部的時候，這好像是一個巨大的大嘴，慢慢地但是確定地，一個一個，在吞噬着這些可憐的不幸的俄羅斯人……不安定的和平靜的都是這樣……。

司公誌雜海上



基本定價

8 4.00